

## 羅貫中講史小說之真偽性質

柳存仁

羅貫中，名本，字貫中；或名羅貫，字貫中；或名羅道本，字貫中，而以名卿為號，<sup>1</sup>自十六世紀上半期以還，即已為人公認為一偉大之通俗小說作家。<sup>2</sup>貫中又有雜劇，今尚存其一。近年研治中國文學史者，常以下列七種作品為貫中之著作，其目為：（一）《三國志演義》；（二）《水滸傳》之一部分；（三）現存本《大唐秦王詞話》之一部分；（四）雜劇《宋太祖龍虎風雲會》；（五）《隋唐兩朝志傳》；（六）《殘唐五代史演義傳》及（七）《三遂平妖傳》是。<sup>3</sup>已故長樂鄭西諦先生（振鐸）早歲文字，贊賞羅氏之小說至高，嘗云：「羅貫中氏一手寫著《十七史演義》的巨大無倫的長著並不是不可能的」，<sup>4</sup>其推許概可見之。

然吾人欲研究羅貫中之生平及著述歷史，所得以據而為考鑑之資者，其材料實至單

<sup>1</sup> 欲悉其詳，請讀嚴敦易《水滸傳的演變》，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頁225—228。參看何心《水滸研究》，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1955，頁23—26，及理察·厄爾文（Richard Irwin）《水滸傳之演變》（*The Evolution of a Chinese Novel: Shui-hu chuan*），美國哈佛大學，1953，頁47—49。

<sup>2</sup> 郎瑛《七修類稿》卷二十三《三國宋江演義》條，北京中華書局，1961，上冊，23/352—353。郎瑛生於成化二十三年（1487）。田汝成《西湖游覽志餘》卷二十五「錢塘羅貫中本者，南宋時人」條，北京中華書局，1960第二版，25/468。汝成係嘉靖丙戌（五年1526）進士。

<sup>3</sup> 鄭振鐸《中國文學史》第二冊，北京，1959，頁678，另參看頁717—725；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香港重印本，1961，第二十七章，頁197；孫楷第《日本東京所見中國小說書目》，上海上雜出版社，1953，以下簡稱《東京》，頁61；又參看北京大學學生（1955）集體編《中國文學史》下冊，北京，1958，頁290。

<sup>4</sup> 《三國志演義的演化》收《中國文學研究》上冊，以下簡稱《研究》，香港古文書局重印本，1961，頁192；劉大杰亦支持此說，見前引，第二十七章，頁192。

薄，且未必十分確定。如前節所言，貫中之名、號匪一，書篇所載頗易令人紛亂，而各項記載述及其籍貫者，亦極不一致。或曰山西太原；或曰山東東原（今東平）；或曰江西廬陵（今吉安）；而斷簡殘編之紀錄，又有言貫中為越人，為錢塘，或杭州人者。<sup>5</sup> 依照一般情況推測，貫中似當為北方人，然亦必居南中頗久，始能共南方之印書業發生關係。《續文獻通考》之編纂者王圻於其另一類書性之著述《裨史彙編》（有萬曆丁未1607自序）中，則言「如宗秀、羅貫中、國初葛可久，皆有志圖王者。乃遇真主，而葛寄神醫，羅傳神裨史」，<sup>6</sup> 此可能因《水滸傳》之內容而加以附會。雖然，王圻之言，蓋以貫中之時代當元季明初，則又與《錄鬼簿續編》所言至正甲辰（1364）之時間相契合。《錄鬼簿續編》學者多以為賈仲名（1343—1422）作，其本人之略傳亦見同書中。其記敘貫中事文字頗簡，僅云：

羅貫中，太原人，號湖海散人。與人寡合，樂府隱語，極為清新，與余為忘年交。遭時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復會，別來又六十餘年，竟不知其所終。<sup>7</sup>

此可證明同時人之記載言羅之時代在元末明初，雖《元明雜劇》中題《龍虎風雲會》之作者羅貫中為元代人，<sup>8</sup> 未必能搖撼此簡短記載之正確性也。且以雜劇言之，羅氏於《龍虎風雲會》之外更有他作兩種。今雖不存，吾人似無須遽懷疑羅氏是否此一雜劇之

<sup>5</sup> 參看註一。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四十一《莊嶽委談》（下）言「勝國末村學究編魏吳蜀演義」，同卷又言「元人武林施某所編《水滸傳》……其門人羅本，亦放之為《三國志演義》，絕淺鄙可嗤也」；北京中華書局，1958，41/571—572；參看何心，前引，頁21—22。武林為杭州舊名。東原之名見於多本《三國志傳》之卷前題署。一百十五回本簡本《水滸》114/13b「女將顧大嫂救封東原縣君」，一百二十回本《水滸》119/1827及百回本（《水滸全傳》本）119/1797俱作「封授東原縣君」；此亦可見文字簡樸之一百十五回一類簡本為較古，且尚不失其真也。東原在南宋末元初為文物頗盛之地，胡祇通（1227—1293）《紫山大全集》卷十《泗水縣重修廟學記》云：「即今內外要職人材，半出東原府學生徒」可見。署廬陵羅本者，僅舊本《說唐全傳》（《說唐演義全傳》），見何心，前引，頁25。《說唐全傳》之書撰寫極遲，愚在下文當論之，其為依託羅氏不言而喻。然延祐三年（1316）袁桷有《廬陵羅氏世譜序》，見《清容居士集》卷二十二，則羅姓之在廬陵亦必望族，書賈或撰人之依託或有其客觀之原因，惟似並不熟悉於過去題署羅氏著諸書之板刻歷史耳。

<sup>6</sup> 《裨史彙編》卷一〇三《院本》條，台灣影印本，1969，第三冊，103/1558—1559；參看嚴敦易，前引，頁227。又參看顧峇《塔影集》卷四（羅振玉刻）。

<sup>7</sup> 關於賈仲名之年代及有關資料，參看《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內所收《錄鬼簿續編》，北京版，1959，第二冊，頁281，292，及同書正文前之版本撮述，頁277—279。

<sup>8</sup> 影印本《元明雜劇》，南京，1929；北京版，1958。見本劇分列之頁碼，1a。

撰人。<sup>9</sup> 反之，吾人似不妨用此碩果僅存之雜劇，作為衡量若干其他題為羅氏所作講史小說真實性之尺度。蓋一人之作不能相去過遠，而時代風尚、文字體裁及若干特殊可注意之點，俱可為勘合比較之素材也。

## 研究羅氏著作之基本文字

雜劇《宋太祖龍虎風雲會》一齣，實可為吾人研究羅貫中文字之起點。此劇凡四折，敘宋太祖為其將帥所愛戴，因而奠立新朝事。愚嘗細讀此劇，知除少數例外，其文字之句法表達，動詞，副詞，甚至若干名詞，多可在《水滸傳》中覓求。<sup>10</sup> 《三國志演義》中之英雄豪傑，此劇中亦頗有之，<sup>11</sup> 然此類英豪，乃歷史上之人物，寫作或講敘時固可以有其共同之根據，不必定屬相襲，吾人於此亦不必斷言如秋霜烈日。以劇本結構言之，此劇情節章法似頗粗糙，且尚不免俗套與呆板化。貫中或非出色當行之劇作者也。

《大唐秦王詞話》或有舊本。今所見本，題澹圃主人編次，清修居士參訂者，實諸聖鄰所重編。此係詞話體，故於情節故事段落，往往間以詩詞讚頌或偈，其原自亦頗早。有陸世科序，指出諸聖鄰為其友人，曾「揮霍遺編，彙成鉅麗」。序文作序者名姓下有丁未進士圖章。愚過去於他書中<sup>12</sup> 曾指出此丁未為萬曆三十五年（1607），此據《明進士題名碑錄》可知。<sup>13</sup> 其實，即使無此序文之線索，第五十九回開首之入話詩，已有句云「正統再更新日月，大明重整舊山河」（59/21a），正統年號為1436至1449年間，同時此處又提及于肅愍公（于謙），此諡於于謙被害後三十一年（1489）始賜予。<sup>14</sup> 然

<sup>9</sup> 見註七，前引，頁281。

<sup>10</sup> 可注意者，如第二折9a—10b之「則个」，亦見《水滸》30/484。又如副詞「兀的」並見於第一折4a及《水滸》11/176，16/237，51/850……；形容詞「了事」見第三折15a及《水滸》19/285；語尾「每」用於代名詞複數，見第四折23b及《水滸》5/83，91/1448，92/1459……；動詞「疎放」見第三折19a及《水滸》80/1280等等。為行文便利計，本篇所指之《水滸傳》，除特別標明書板者外，悉指商務印書館排印之《一百二十回的水滸》，1929，1957或1959年版。以上諸例可供參考，在未見下文討論前，讀者自不必預存成見也。本劇中之一將名王全斌，其名酷似《水滸》之王文斌（88/1406；《水滸全傳》百回本部分88/1443及一百十五回本《水滸》卷四十二，81/8a—9a），亦或可參研。

<sup>11</sup> 關羽、張飛見第四折22b及第一折2a，武侯（諸葛亮）見第一折2a。

<sup>12</sup> 見拙著《倫敦所見中國小說書錄》（Liu Ts'un-yan, *Chinese Popular Fiction in Two London Libraries, Lungmen, Hong Kong*），1968，以下簡稱《倫敦》，頁116。

<sup>13</sup> 頁99a。

<sup>14</sup> 《明史》，開明書店《二十五史》，170/396。

則此詞話本之寫定，實在羅貫中死後多年，不言而喻。

今本文字之詞話性質仍甚重，亦可於書中若干對話竟用韻句一點證之。例如第六十回秦王李世民與刺客宇文寶兩人間之對話，悉用七言，情節即從韻句中叙出。<sup>15</sup>此外，兩軍陣前，將軍所御之盔、帶、袍、甲、靴、幘頭、抹額及坐騎，所使之弓、箭、劍、鎗、鎗、鞭，亦有無一不用一小詞描繪者。<sup>16</sup>有時在韻句中，雜以藥名、鳥名夾插其間，藥、鳥之名皆借為同音字，以叙述韻句中發展之情節，其原有之含義悉可不論。<sup>17</sup>有時在兩段散文之間，插入一段韻句，其文字或用詞牌連綴成意，<sup>18</sup>或用數目字廣續而下，每句包含一數目字，甚且用一至五更之更次為序，皆別具匠心。<sup>19</sup>在此一方面，此《大唐秦王詞話》之組織結構頗類似一百回本之《水滸》。

雖然，此《大唐秦王詞話》之編定，其時代自較《水滸》或《三國》小說之成立為遲。《詞話》14/51a及28/30b兩處皆引及諸葛亮氣周瑜之事；15/68b言李密部下蔡建德並五百人被射死，猶如張郃之死於木門道；而60/34b復提及吉平寧受拷打而不旁叛他人。凡此故事背景固皆出《三國》。<sup>20</sup>

《三國演義》中諸葛亮命關羽率兵去白河上流埋伏，各帶布袋，多裝沙土，遏住白河之水，俟下流頭人喊馬嘶，急取起布袋放水淙之（40/515）之故事，《詞話》41/5b及42/12b俱模擬之。《詞話》46/55a言梁之荆王苗國用「慣使銅搥賽馬超」。三國小說中之馬超者，蜀漢五虎將之一也，在戰陣中慣用之武器為鎗；則此處之言搥，似無據矣；然《演義》嘗言張飛夜戰馬超，「馬超見贏不得張飛，心生一計，詐敗佯輸，賺張飛趕來，暗掣銅鎚在手，扭回來覷着張飛便打來」，<sup>21</sup>則在說話人或說部編纂人心目

<sup>15</sup> 北京文學古籍刊行社影明刊本，1956，60/33b-34b。他處對話亦有用韻句者，如5/49a，50/17a-18b。竇皇后之死，叙述僅有韻句（5/57a）。

<sup>16</sup> 前引，30/52a-55b。

<sup>17</sup> 30/56a；40/66b-67a。

<sup>18</sup> 17/2b；19/29a。

<sup>19</sup> 用詞牌名字組成之韻句，見17/2b-3b，19/29a-b；用數目者見6/61a，23/74a-75a，26/11b；用五更為次序者見25/5a-b。

<sup>20</sup> 見《三國志演義》，香港廣智書局印本，1954，第五十六回，第一〇一回（101/1302）及第二十三回。愚用此坊本頁碼，僅為讀者之利便，因若干舊本之《三國》未必人人獲讀也。文中如引用其他板本，註文當另加說明。

<sup>21</sup> 前引，65/831。愚曾參考倫敦英國博物院藏約萬曆己酉（1609）喬山堂板之《三國志傳》（British Museum Catalog. 15332 e 4），參閱拙著《倫敦》，頁248，註十二。此節亦見《志傳》11/22a。

中，銅鎚與銅搥固不妨混用矣。讀者或對文字比勘發生興趣者，更不妨一檢《三國演義》99/1274 叙司馬懿「夜觀天文，見畢星躔於太陰之分，此月內必有大雨」一段，與《詞話》55/59a「李靖說殿下，時值秋霖在邇，臣今見箕畢躔于太陰，是月必有大雨，今宜按兵不動」之言對觀，當可得兩書文字攸關之消息。

今本《大唐秦王詞話》不惟取資於《三國演義》，抑且模擬《水滸》之情節、故事，如出一轍。如齊王元吉（李世民之弟）欲陷害尉遲敬德，即設計使人賣劍與敬德，然後召其攜帶新買之劍入王府比看，即陷以帶劍入府蓄意謀害王子之罪（54/44b），此即師《水滸》7/124 高太尉佶陷害林冲之術。為避免行文之重沓，愚可得而言者，則《詞話》中若干次要之描寫，如 10/15a 嘍囉所戴之茜紅巾，26/14a 之七彪五虎，11/23b 桓法嗣之「駕一片席雲起在半空」，皆可自《水滸》之某一部分覓得其前身。<sup>22</sup>《詞話》8/85a 叙唐高祖將救李世民之三人名字寫在御屏上，此即百回本《水滸》72/1165（或《水滸全傳》本 72/1216）之同樣情節，不過《水滸》之白屏風上為御書四大寇而已；此相同之描寫，亦見於一百十五回本之《水滸》67/11a（參看本篇註 62 及 63）。

吾人既已稍熟悉上述之背景知識，當可進而研究即此《詞話》本子成立稍遲，此本子與羅貫中之真實關係為何如矣。今本《大唐秦王詞話》中誠有若干辭彙在《水滸》中可以覓見，<sup>23</sup>然亦有一部分用語，僅見於《詞話》而絕不見於《水滸》者。<sup>24</sup>滄縣孫子書先生（楷第）首云有羅氏《小秦王詞話》，「今有明諸聖鄰重訂本」，<sup>25</sup>然未嘗示人以此書可能出於羅氏之具體證據。以愚觀之，在此本《詞話》之前，明代或有一舊本先於此本者，此不止因陸世科之序云諸聖鄰「揮霍遺編」，愚尚可舉出其他間接或直接

《三國志傳》之來原甚早，讀本篇討論當可見之。在愚以前曾用《三國志傳》文字以比較清初毛宗崗評本《三國演義》之不同處者有周紹良先生《關索考》一文，收《周叔弢先生六十生紀念論文集》，香港龍門書店重印本，1967，頁 165—176，讀者並可參考。一九六九年六月十日香港《星島日報》副刊《星座》有署名花菴之《三國演義的關索故事》一文亦可參。

<sup>22</sup> 茜紅巾見《水滸》61/1004，63/1038；手帕化作一片青雲起在半空見《水滸》53/881；五虎將之名見《水滸》71/1149，72/1174，73/1181；五虎八彪見《水滸》83/1327。其實《水滸》以前，《三國》中亦有五虎將，見《三國》73/934，《三國志傳》13/1b。

<sup>23</sup> 篩籬（31/63a）亦見《水滸》48/802，83/1335，95/1486；擲大膀（37/47a）亦見《水滸》74/1194；抄定手（27/23a，14/54b，60/33b）則見《水滸》3/48，作「抄手」。《水滸》若干處「抄手」亦或作「叉手」。

<sup>24</sup> 22/60a 所用之動詞「撩掉」（拋棄之意），為長江流域使用之方言。

<sup>25</sup> 見註三；孫書，前引。

之證據。間接之證據為《水滸》89/1415, 95/1489及107/1625(參看一百十五回本82/16b)之所謂李靖六花陣法, 此固可能自舊本《秦王詞話》出。其直接之證據, 則得自今本《詞話》本身。今本《詞話》23/66a有讚云:「八句詩單贊敬德, 一篇詞獨表唐王」, 其實則八句之詩今尚存在, 而表唐王之詞則已刪去不存。此亦可供人推測舊本存在之內證也。

雖然, 此今本《詞話》與羅氏之真實關係, 吾人似仍可據題羅貫中作之雜劇《龍虎風雲會》與此本之文字比較而論次之。《詞話》中類似「時來龍虎風雲會」, 「果然龍虎風雲會」之句凡九見,<sup>26</sup>此直與雜劇《宋太祖龍虎風雲會》之劇名全同或半同。此劇名之根原, 自然出自《易經》,<sup>27</sup>指出時代變亂動盪之際, 常有英雄俊傑應運而出, 五代末至宋初, 固其一例, 《詞話》小說所代表之隋末羣雄起兵時代亦其一例也。雜劇之作者羅貫中與《詞話》之作者(不論其為誰人)或係分別從《易經》或成語中拈得此語, 固未可知, 且今本《詞話》之成立時代既如此之遲, 甚且有可能竟係《詞話》襲用羅氏雜劇中語, 亦無人能作過分肯定之論斷。所得言者, 此雜劇中, 除第四折頁 24b「正名」之外, 在同一折及他折亦可發現與此成語相類之語凡三處,<sup>28</sup>而傳為羅氏所作之其他小說中, 類此之句復有二處。<sup>29</sup>此則雖強有力之證據尚為未足, 若僅據此現象以說明此曾經竄改及重編之今本《大唐秦王詞話》或有更早之根原, 則似並非偶然者矣。

民國十餘年頃發現明刊本《三國志通俗演義》, 內容視元至治刻本(1321—1323)《三國志平話》大為改進, 而羅貫中之名字亦在此本上出現, 實為當時讀書界一大盛事。此《演義》本有庸愚子(蔣大器)一序, 撰於弘治甲寅(1494), 而其實為嘉靖壬午(1522)之刻本。<sup>30</sup>此本之題頁稱「後學羅本貫中編次」(後學之義蓋對作史傳之陳壽而言), 書凡二十四卷, 共二百四十則, 又為以後若干明刻本之所本, 惟此後各本多將兩則聯成一回目, 而成一百二十回之章回體小說而已。<sup>31</sup>雖然, 除此最早之明刻本《三國志演義》之

<sup>26</sup> 見 17/12a, 18/16a, 18/22a, 28/39a, 34/18b, 34/20a, 47/59b, 48/70b 及 63/61b。

<sup>27</sup> 《周易·乾卦》《文言》:「雲從龍, 風從虎, 聖人作而萬物覩。」

<sup>28</sup> 第一折 1b; 第四折 23b 及 24a。

<sup>29</sup> 見日本尊經閣藏明本《隋唐兩朝志傳》48/48a; 日本內閣文庫藏明本《殘唐五代史演義傳》27/76b。愚蒙日本早稻田大學實藤惠秀教授之助獲讀此兩書之顯微書影覆印本, 於此並致謝忱。

<sup>30</sup> 如魯迅先生《中國小說史略》上冊, 北京大學, 1923初版, 頁 152(及以後修訂各版, 例如1953版, 頁 135)所言。本篇所引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之頁碼, 用上海涵芬樓1929影印本。

<sup>31</sup> 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 北京作家出版社, 1957, 以下簡稱《通俗》, 頁36—38。

外，大約在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之間(約1592—1627)，特別在福建建陽印書業頗發達之區域，有若干題名為《三國志傳》之書籍出現。<sup>32</sup>此種《三國志傳》諸刊本之梓行，通計約在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刻印之後六十年至一百年之間。《志傳》之文字，如就表面粗畧觀之，雖較在時代上可認為較早之若干明刻本《三國演義》(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當係其一，而其他相近之本子可能今已不存，僅在理論上存在)稍有異同(例如萬曆壬辰(1592)余氏雙峯堂本之《三國志傳》每頁分作三欄，上欄最短，載「批評」，中欄較長，載圖畫，下欄最長，載本文，又標「新刻按鑑全像批評」於書名之上)，過去學者多以為其本正文「與嘉靖本無大區別」，而此類本子，「必定是都出於一個來源，都是以嘉靖本為底本的。其與嘉靖本大不同的地方，大都僅在表面上及不關緊要處，而不在正文」，因此對之頗鮮注意。<sup>33</sup>愚見則適與此說相反。竊以為此類《三國志傳》之刻本，今日所得見者雖為萬曆、甚至天啓年間所刊刻，時間固遠在嘉靖壬午本《三國志通俗演義》之後，然其所根據之本(不論其祖本為一種或多種)，固有可能在嘉靖壬午以前。易言之，則目前為吾人所見之數種《三國志傳》，其所保存《三國》小說之舊有形象，實當更在嘉靖本以前<sup>34</sup>無疑。

研究此一問題另一頗饒趣味之點，則為《志傳》與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之文字，是否確屬相同？此一問題，其實學者甚少如此發問，而真能正確回答此問題之人，亦屬寥寥。其所以如此之故，則以前輩學者於此關鍵之處，或者未加深思，於此種看似鄙倍之材料，昔年鄞縣馬隅卿先生(廉)所謂不登大雅之堂者，亦未嘗細細比勘。鄭西諦先生之意見已如註三十三所述矣，孫子書先生於民國二十一年(1932)刊《中國通俗小說書目》，一九五七年新版曾稍加修訂，蓋治斯學者所謂不刊之典也；其於萬曆庚戌(1610)閩建陽楊起元閩齋刻本《三國志傳》則言「內容與周日校本大同小異」(頁34)；又於《日本東京所見中國小說書目》中論及萬曆乙巳(1605)鄭少垣刻《三國志傳》，亦云「內容同周日校本」(1953年上海新印版頁49)，而此所謂周日校本，實非《三國志傳》，乃內容接近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而為萬曆辛卯(1591)金陵萬卷樓所刻之《三國志通俗演義》也。夷考其實，則《志傳》系統之本子與《三國志通俗演義》系統之本子，其間文字之出入甚大。如前引孫先生言鄭少垣刻《志傳》本內容同周日校

<sup>32</sup> 前引孫著，頁32—36；劉修業女士《古典小說戲曲叢考》，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頁63—72；拙著《倫敦》，頁236—248。參看註二十一。

<sup>33</sup> 鄭振鐸，《研究》上冊，頁211—213。

<sup>34</sup> 拙著《倫敦》，頁25—26；參看封頁書影。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 不得翻印



新刻校證全像批評三國志傳卷之十九

蜀定歷二十六年秋衛將軍姜維討諸葛恪書啓曰後主依蔡超兵  
 二十萬張翼糜竺為左右先鋒下休戰書軍机張翼轉糧草再出  
 陽平米取中原姜維與吳懿商議曰向日魏州不克必準備全當  
 先取河間為上霸曰隴上諸郡只有南安魏最廣若先取之可為久  
 計前者羌胡兵不至以故有失今可遣人會羌胡兵於隴右然後進  
 兵出右營由董亭直取長安可得其基姜維曰公言正合吾意乃遣節  
 正為使齎金珠兩錦入羌胡連結羌主速當受訖了蜀錦并禮物又想  
 先主之德差俄何燒艾二人為先鋒有領西羌之兵五萬殺奔南安却  
 說現在將軍即速飛報到洛陽司馬師新從漢安取回銳氣未報時有  
 魏國將軍徐晃而而言曰某願往司馬師素知徐晃勇猛人心中大  
 喜即命為先鋒姜維司馬懿

美維討蜀司馬昭

東原 貫中 羅道本 編次  
 書坊 仰止 余象為 批評  
 書林 文台 余象斗 繡梓

圖一 建陽余氏雙峯堂版《三國志傳》書影(1592年)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本，同一條又言此刻本之《志傳》「書在吾國未見」。然則其所言內容同周日校本之語，或僅指其情節脈絡之大凡，不足以證版本之考鏡與文字衍變之追溯矣。雖然，校讎之役，繁細而瑣碎，愚亦不擬以過多過累贅之細節擾吾讀者之清思，且僅就《志傳》一系統之版本而論，其間亦常有文句出入之處，或一本文字稍蕪，一本某處稍雅，咸有異同。<sup>35</sup>究竟此類版本，其中字面上較粗蕪者，是否當為其中最早之一本，且可能寫作於羅貫中生時，或竟為羅氏之作，吾人亦難遽言之。目前所可確定者，為《志傳》系統之各本，當有一較萬曆末迄天啓間為早之祖本，而此祖本之時代，則實在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之前。雖然，愚此項肯定之意見所能獲得之結論亦不過如此而已。試就任何一種《三國志傳》與嘉靖本《演義》對勘，吾人所存之希望實亦不能過奢，蓋其文字系統本來非一，前賢之或疑現存之《志傳》本之印刷時代既出嘉靖本《演義》之後，因此遂視之為嘉靖本《演義》之節本者，固屬疏忽，若言其故事情節，出入實不大，愚之所謂比勘，僅可從其字句異同方面，推求其所以致異之由，因而旁窺其先後流變之迹而已。

試就目前所知之各種材料而言《三國》小說之歷史流變，尤其在版本方面，或可簡陳之如下：最先則有《三國志平話》，為元至治間建安虞氏所刊平話僅存之五種之一，其文字至粗率。<sup>36</sup>大約在至治本《平話》刊刻之後四十年左右，羅貫中頗有可能撰寫《三國志傳》，其後遂為其他各本《三國志傳》之所宗。（今《志傳》本多題「東原羅貫中編次」或類似字樣。倫敦英國博物院所藏富沙藜光堂劉榮吾本及孫子書先生所錄閩書林楊美生刊本並題「元東原羅貫中演義」。《通俗演義》系統各本，則概無東原之里貫，亦可證《志傳》本之早。《三國志傳》有一本題「古臨沖懷朱鼎臣輯」，見孫先生《中國通俗小說書目》頁35，劉修業女士《古典小說戲曲叢考》頁71亦言之。朱係羊城書商或書鋪所僱之編輯人，北京圖書館及日本日光藏萬曆間刊本《西遊釋厄傳》且題朱撰，倫敦博物院藏《南海觀世音菩薩出身修行傳》亦題「羊城沖懷朱鼎臣編輯」，實非《三國志傳》之撰人也。）在此之後，始有《三國志通俗演義》出世，今所見者嘉靖壬午本最早，然在此嘉靖本之前，亦可能有稍早之本，則未見。《通俗演義》之本之必出《三國志傳》之後者，除文字互勘關係之外，愚尚有一證。日本蓬左文庫藏夏振宇刊本演義，

<sup>35</sup> 前引，頁246—247。

<sup>36</sup> 商務印書館影印本，1929；普通排印本，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5。

亦嘉靖本《通俗演義》同一系統者，其書題為《三國志傳通俗演義》，即此書名，亦可徵《志傳》為《演義》之所從出矣。至於嘉靖以次各本《演義》之內容，情節雖多不異《志傳》，而文字則為之修飾加工，視《志傳》本為增勝。在嘉靖初此壬午本出現之時，舊刻本《志傳》必仍流行，然後亦陵替，其子遺或流傳於閩中而為萬曆至天啓間福建刻本《志傳》之所資，時賢誤為簡本者是矣。《通俗演義》一系統之本子既行，明代刻本亦甚夥，至清康熙初毛宗崗評本一百二十回之《三國志演義》出，而《通俗演義》一系統之《三國》遂家絃戶誦，蓋其文字經刪潤後益細膩而雅馴，而蕪俗之《志傳》，三百年來幾無讀者顧問，僅塵封於國內外圖書館或少數私人書架間，且多以為無足重輕耳。今日坊間所刻之《三國演義》，固以毛氏評本為正者也。<sup>37</sup>（又案《三國志通俗演義》由二百四十則併為一百二十回目，明末若干題為「李卓吾先生批評」之《演義》本子已如是，又非始於毛宗崗。）

不論《志傳》諸本或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其本身之文筆仍頗蕪俗，而以《志傳》為甚。既有雜劇《龍虎風雲會》並舊本《秦王詞話》之可能存在於先，吾人似難遽否認此比較粗畧之《志傳》亦頗有可能出諸羅貫中之手。雖然此種推測或使吾人因讀成立較遲、且復託名羅氏而文筆暢達故事懋美之若干說部所產生之若干印象幻滅，吾人對羅氏當仍不失其應有之崇敬，蓋其生存之時代及環境尚在小說發展萌芽之際，其個人之努力與成就已至堪表矜，而其時尚不許可有雕工細琢之講史小說出現故也。《志傳》諸本，愚所嘗涉獵者二三種，皆藏海外。其題笈郵齋藏板《全像英雄三國志傳》者，藏牛津大學博德廉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 Nos. 3327.1-3327.6）；題《新鑿全像通俗演義三國志傳》者，喬山堂梓行，藏倫敦英國博物院（British Museum, No. 15333 e 4）。<sup>38</sup>然笈郵齋本各卷亦多有題書林喬山堂劉氏梓者，是兩本之間實有相當關係。劉氏即建陽

<sup>37</sup> 一九五三年北京所刊兩冊之《三國演義》，及香港廣智書局本，俱有現代學者對此毛宗崗本文字所作之註釋，頗便利學人。然兩本皆刪去毛氏評本所保存之若干舊本所有之詩詞，則從研究小說板本及演變之觀點言之，未免損失。例如《三國演義》第三十九回末，後人有詩曰「博望相持用火攻，指揮如意笑談中。直須驚破曹公膽，初出茅廬第一功」，北京作家出版社本頁329，香港廣智本頁505俱刪去，不知此麗泉之詩，見《隋唐志傳》7/44b，原為七律八句，首二句及末二句與此絕句同，惟明板《隋唐》「直須」兩字誤刻作「真湧」，並賴此處文字得窺其真相也。又《隋唐》62/14a 贊尉遲敬德救主詩云「敬德當年三奪槊，果然無敵御園中。直須驚破齊王膽，此是興唐第一功」，則又前詩之改作。

<sup>38</sup> 見註二十一；孫楷第，《通俗》，頁32；劉修業，前引，頁68—69。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城涪宴瓊劉德玄



立于馬上曰吾兄乃

全像大宇用俗演後三國志傳卷之二十一  
 書林 高山堂 梓行  
 叙漢獻帝建安十七年三月辰歲  
 止漢獻帝建興十四年巳未歲  
 趙子龍救江陵幼主  
 建安十七年正月劉玄德與諸葛孔明劉琦劉禪宴會於涪城二人盡談兄  
 弟之情次日龍統與法正勸玄德就緒問將劉璋後之西川不勞  
 力而定玄德初入蜀中因信未立不從其言龍統月三舌勸玄德  
 堅意不久次日宴于城中酒至半酣龍統與法正商議曰事在當機  
 之中由不得主公便令規延舞劍指鴛下手延遂拔劍入曰誰問  
 與樂頭舞劍為樂龍統呼眾武士入到堂下口等規延下手瓊手  
 下者將見知動靜張任掣劍出曰舞劍必須有對某請母之二人  
 對舞張任以目視玄德統以目視劉封上接劍舞入劉瓊之舞  
 舞各掣劍出曰甚當群舞以助一笑玄德大驚掣左右所佩之劍  
 立于馬上曰吾兄乃涪室至親又非鴻門之宴何用舞劍為亂乎不棄劍者立斬之劉

圖二 喬山堂版《三國志傳》書影 (約1609年) 研究所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書賈劉龍田，據劉修業女士（前引，頁68）言《福建縣志·孝友傳》內有傳，其子天啓間進士。案劉孔敬，天啓乙丑（1625）進士，建陽人，或即其人。笈郵齋本有清瀾居士李祥序（另一本實亦有之，愚所見爲八至十三卷，失卷首），云「歲在屠維季冬朔日」。屠維爲己，劉女士推測「在萬曆三十七——四十七年之間」，或以萬曆三十七年己酉（1609），四十七年己未（1619）之故，是兩本尚稍早於天啓間之刊本也。較此兩本更早而亦流傳海外之刊本，爲萬曆壬辰（1592）余氏三峯堂刻之《新刻按鑑全像批評三國志傳》，本二十卷，然現存英國博物院、劍橋及牛津圖書館三本皆殘缺。下列之比勘表，爲據英國博物院藏本喬山堂刊《三國志傳》，共普通坊本毛宗崗評《三國志演義》對勘，而以嘉靖壬午本《三國志通俗演義》有關之頁數附註於《志傳》本說明之後，嘉靖本《演義》倘有重要修改，亦加補充。前已叙及此本題《新刻全像通俗演義三國志傳》，其實笈郵齋本，雖封面題署與之相異，卷內題署亦有與此全同者，就文字內容言，即謂兩本實即一本，亦有可能。準愚前文所述，日本蓬左文庫藏夏振宇刊本題《三國志傳通俗演義》爲《演義》系統本子當在《志傳》本子之後之一證，而此處之題署則適與前證相反，然則何以不能謂《志傳》本子實爲《演義》系統本子之後出簡本乎？此則必須就校勘方面參詳，而不能僅執題署之名稱一點片面加以判斷者矣。蓋《志傳》各本文字甚粗，固其草創伊始之基本證據，然而更重要者，爲其組織部署之欠精細，視之嘉靖本《通俗演義》實瞠乎其後，且職是之故嘉靖本始得爲之修正補罅。此則誠不能因果倒置，而謂嘉靖本《演義》爲《志傳》各本之底本也。喬山堂本《志傳》之刊印時代稍遲，其時《演義》系統之他本固早有刊行者，其題署兼括《通俗演義》之稱，或者書鋪爲商業計爲之鋪張揚厲，是則非所以語於考鏡與辨章者矣。（《志傳》各本固不易得，爲讀者明瞭其內容，必須稍引原文。嘉靖本《通俗演義》曾有涵芬樓影印本，大學圖書館多藏有之，然普通讀者亦所未備。今沿用同一系統之毛宗崗評坊本（參註37），所以便閱尋，若言細勘，則表中《志傳》及嘉靖本《演義》頁數具在，好學深思之士仍不妨加以尋研也。）《志傳》之文字，就其粗蕪簡畧，椎輪之於大輅一特點而言，殊肖《龍虎風雲會》及舊本《秦王詞話》，其情形當可於下端所列舉與演義之比較得之：

## 喬山堂本《三國志傳》

(約萬曆己酉1609,其所據之祖本當在嘉靖壬午1522本《三國志通俗演義》之前。)

## 毛宗崗評本《三國志演義》

(清康熙初約1662,為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同一系統之最後修訂本,且為以後坊間各本之所據。)<sup>39</sup>

- |   |  |
|---|--|
| <p>1. 8/9a 《銅雀台賦》</p> <p>2. 8/16b 周瑜舞劍作歌,歌共五句。嘉靖本9/80b較此本多一句。</p> <p>3. 8/17a 張允、蔡瑁來信。</p> <p>4. 8/19a 無之。</p> <p>5. 8/22b 黃蓋致曹操之信,其格調甚粗劣。</p> <p>6. 8/23b 有說話人口吻之句,云:「曹操是個至聰明的人,一點便悟。」(參看嘉靖本10/18a)</p> <p>7. 8/25a 周瑜云:「蔡中、蔡和新來降吾。」(參看嘉靖本10/22a)</p> <p>8. 8/25a 蔣幹告龐統云:「羣英會上相見,何故忘了?」(參看嘉靖本10/23)</p> <p>9. 8/29b 曹寨折中央黃旗,操傳令有再言旗折者斬。</p> <p>10. 9/3a 大致叙周瑜因孔明(諸葛亮)本領高,因言不如與曹操連和,共擒劉備、諸葛。(參看嘉靖本10/43b—44a)</p> <p>11. 9/11a 原文云「周瑜救出甘寧,未及六日,陣亡於南郡城中」;此語與下文頗有衝突,因9/12b尚有曹仁「撞見甘寧,大殺一陣」,9/13a又云「周瑜怒使甘</p> | <p>1. 44/562—3 此賦較長,且較典雅。(參看嘉靖本9/58b—59a)</p> <p>2. 45/579 此歌僅四句,而文字亦較其以前本子微有出入。</p> <p>3. 45/580 (參看嘉靖本9/81a),此信較長。</p> <p>4. 46/487—8 《大霧垂江賦》(參看嘉靖本10/4b—5b)</p> <p>5. 47/598 加以修飾(參看嘉靖本10/16a—17a,其文字已就《志傳》加以修潤。)</p> <p>6. 47/599 「操聞言改容,下席而謝曰」</p> <p>7. 47/602 此句刪去。</p> <p>8. 47/602 此句從蔣幹方面言之,甚欠禮貌,毛評本刪去。</p> <p>9. 48/615 此不祥之兆由周瑜眼中看出,並無操命令。(參看嘉靖本10/35b—36a)</p> <p>10. 49/624 已加修改,並無聯曹之說。</p> <p>11. 51/647 與嘉靖本同,亦無甘寧陣亡於南郡城中之說,而51/650則有「曹仁……又遇甘甯,大殺一陣」及「瑜……使甘甯引數千軍馬徑取荊州」之文。</p> |
|---|--|

<sup>39</sup> 見孫楷第,《通俗》,頁38;鄭振鐸,《研究》上冊,頁224—235。

寧引軍逕取荊州」。嘉靖本 11/8b 修正此點為周瑜救出甘寧未及六日，陳兵於南郡城外。

12. 9/13b 有說話人口吻之言云：「元來孔明得荊州之時，就隄防東吳來爭，先取公子〔案，指劉琦，劉表之長子〕在城，到此做個解手。」此數句嘉靖本亦有之，但已改為雙行細註。
12. 52/656 無之。
13. 9/19a 呂蒙守江夏。(參看嘉靖本11/36a)
13. 53/672 刪此句。
14. 9/21a 「今劉家天下。我主姓劉，到無分，汝主姓孫，合請佃也。」(參看嘉靖本11/43a)
14. 54/679 文字稍雅，無「合請佃也」之說，僅云「汝主姓孫，反要强爭。」(案「合請佃也」之句當係元末明初口語，其義猶言他的地位不過是個佃戶一般。)
15. 10/9b 諸葛亮祭周瑜文，共七十四句，每句四言。(參看嘉靖本12/21b—22b)
15. 57/717—718 僅七十句，文字稍有潤色。
16. 10/10b 周瑜有二子，孫權「皆以女嫁之」，而瑜之女又「皆配世子孫登。」周瑜之次子名徹。
16. 57/718 僅云「瑜有兩男一女，長男循，次男胤，權皆厚恤之」，蓋承襲嘉靖本12/24a 所叙，然嘉靖本此處仍有雙行細註，文字有與《志傳》本相關之處，則為毛宗崗評本所不取。
17. 10/11b 孔明薦龐統之書信無原文。
17. 57/721 會引用原文數句。(參看嘉靖本12/28b)
18. 10/12a 獻帝宣馬騰入麒麟閣論功臣，叙及馬援之業績，並囑騰設法圖曹操。(參看嘉靖本12/30b)
18. 57/723 無此段敘述；第二十回董承受衣帶詔後馬騰即加入密謀，故此回刪去此重贅之部分。
19. 10/13b 劉備致馬超信。(參看嘉靖本12/36a—b)
19. 58/730—731 稍加潤色。
20. 10/20b—21a 張魯事。
20. 59/749—750 加入五斗米道張陵事蹟。(參看嘉靖本12/63a—64a)
21. 10/21a 劉璋告張松：「汝自〔建安〕十三年〔208〕冬去荊州見操，甚不相待，汝猶恨之。今何再往？」松曰：「曹公在
21. 60/755 刪去。

- 荆州，領百萬之衆，事如蝸集，豈有閒暇待人？」（參看嘉靖本 12/65b—66a）
22. 10/25b 劉玄德（備）與劉璋書。 22. 60/764 文字曾加修潤。（參看嘉靖本 12/80b—81a）
23. 10/26b 王累之諫章。（參看嘉靖本 12/85a—b） 23. 60/766—767 稍加修潤。
24. 11/4a 加曹操以九錫。 24. 61/779 加叙九錫之名目爲何。（參看嘉靖本 13/11a—b）
25. 11/25a 名單之中有吳班。 25. 65/836 無吳班之名（參看嘉靖本 13/77b，吳班之名仍存）。
26. 11/27b 魯肅致關雲長（羽）書。（參看嘉靖本 14/5a） 26. 66/846 無此函之文字。
27. 11/29b 議郎趙參。（嘉靖本 14/11b 則爲趙儼） 27. 66/849 僅「左右」二字，無具體人名。
28. 11/30a 曹操「使武士入宮，擒出趙參，腰斬于市」。（嘉靖本 14/12a 參作儼） 28. 66/849 無此節。
29. 11/30b 尚書華歆。（參看嘉靖本 14/14a） 29. 66/851 加叙華歆素有文名及與管寧爲友事。
30. 12/10a—b 管輅（神卜）。 30. 69/881—884 縷述管輅善卜及相人事蹟。（參看嘉靖本 14/50b—57b）
31. 12/17a 「孔明扯住曰」一句，「扯住」一詞甚俗，然饒有說話人風味。 31. 70/902 改爲「孔明急止之曰」。（參看嘉靖本 14/79a）
32. 12/18b 魏王（曹操）手教示夏侯淵。 32. 71/910 有手書之文字數行。（參看嘉靖本 15/5a—b）
33. 12/24a 曹彰。 33. 72/925 添一段描寫曹彰事。（參看嘉靖本 15/24b—25a）
34. 12/24b 「劉封〔戰敗後〕無顏見父，聽知孟達得勝，自此結怨。」（參看嘉靖本 15/26a）此與小說以後之情節發展衝突。 34. 72/926 無此節。
35. 13/1b 劉備遣使到許都進表。 35. 73/935—936 有此表全文。（參看嘉靖本 15/36b—38a）
36. 13/2a 有曹操致孫權書文字。（參看嘉靖本 73/937 有此事，無書中文字。

靖本15/39b—40b)

37. 13/3b 無之。(參看嘉靖本 15/45b)
38. 13/5a 曹操告于禁所帶人馬七枝，皆強壯精練之士，一萬二千五百人爲一枝，總是八萬七千五百人。(嘉靖本15/50b 此段已縮爲雙行細註)
39. 13/5b 伍伯(人名，龐德之部將)。
40. 13/6a 關公云「……聞吾之名，皆縮頭而避。」(參看嘉靖本15/54b)
41. 13/7a 罽口川。(關公曰：「魚入腹口，安能活耶？」魚指于禁，係雙關語，但罽口之名不典。)
42. 13/7a 關公云兵法必勝者五(一段)。
43. 13/8a 龐德、伍伯二人駕小舟欲投樊城上流，落水，龐德被擒，伍伯沉死。
44. 13/11a 陸遜致關公書。(參看嘉靖本15/74b—75a)
45. 13/12b—13a 虞翻致傅士仁招降文書。(參看嘉靖本15/79b)
46. 13/14a 曹仁解樊城之圍後，又欲追關公，司馬趙嚴諫止之。(參看嘉靖本 16/7a—b)
37. 73/939—940 插入胡班隨費詩入川一段。
38. 74/943 僅云七軍皆北方強壯之士，行文無此嚙嚙。
39. 74/946 部將(無其名；參看嘉靖本 15/53a)。
40. 74/947 作「聞吾之名，無不畏服。」
41. 74/950 罽口川(參看嘉靖本15/59a，罽仍魚網之名，係正字，此亦可見嘉靖本出《志傳》祖本之後。)
42. 74/950 刪去。
43. 74/951 無伍伯。
44. 75/962 無原文文字。
45. 75/964 無原文文字。
46. 76/971 無此節。

以上所作統計，《志傳》本與嘉靖(及後來從《三國志通俗演義》一系統之本子)各本內容出入較細之處，以及《志傳》本身所有若干誤字，尚未細列。此外如《志傳》本與他本同目文字之比較，詩詞文字及分布情形，愚並有表，茲亦未收。毛宗崗評本對嘉靖諸明本所刊之詩詞尤多修潤刪削或更替，其中嘉靖本《演義》各詩詞原句又常與《志傳》本相同。讀者細究其全貌，當可同意《志傳》之祖本，固在嘉靖本《演義》之前，而此刊刻於嘉靖本《演義》之後數十年至百年間之若干《志傳》本子，其文字竟大體能保存《志傳》祖本之原有風貌，俾今日研求探索者仍有線索可以追尋其發展之流變



與淵源，此不得不歎為矜奇，而俗書鄙編之蒿理沈淪不為人齒，並斥棄之而不屑，或亦其得以保存之一原因也。然此類《志傳》刊本既必出閩中，體既卑下，亦偶有地方色調之文字闖入其間。如前引喬山堂本《志傳》12/8b，<sup>40</sup>言曹操遣人赴溫州取柑子，此即毛宗崗評本及今各坊本皆有之，然又「往閩取荔枝、龍眼」，則或為閩書賈所竄入，以其為南方果物，長江流域或北方更無此出產也。然此不過僅有之例，若從大體言之，《三國志傳》之古樸簡質，似仍可代表羅貫中生存時期說部之文字風格。例如《志傳》8/1b，孫權與魯肅對話：「汝欲何言？」「却纔衆人之言……」具見其風調，當在元至治本《三國志平話》及嘉靖本《通俗演義》之間，而其情節發展則已脫離平話之粗拙而漸步入通俗演義故事合理化之一途。吾人倘更研究託名羅貫中之其他文字之真偽，則當明其文字風格，遣辭用字及思想推理之能力似皆不得與《志傳》相去過遠也。

### 《隋唐兩朝志傳》

前文已叙及今本《大唐秦王詞話》雖其本身為散文體小說，然偶讚詩詞甚多，皆夾插於各段文字之間。各詩詞多出無名氏，然其中一處(59/24a)為胡曾之詩(胡晚唐人，約懿宗、僖宗時生存)。<sup>41</sup>《三國志傳》則少讚頌或偈，可能已由講唱進而為紀錄與文字欣賞，而各體詩亦散見文字間，或在每節之末。詩之作者多無名，或題宋賢，史官，後人或童謠；然亦有陳子昂詩(11/12a)，王友直詩(12/18b)。題名字最多者為周靜軒。靜軒，多年前馬隅卿先生已指出為周禮之號，禮字德恭，餘杭人。近歲劉修業女士又據《增廣事類氏族大全》等書得其小傳，知靜軒於弘治十一年(1498)曾完成《續資治通鑑綱目發明》，而其他史評性質之書亦有數種，其人可能至十六世紀初尚存。<sup>42</sup>《志傳》所刊各詩署靜軒者，可能即從其所著評史諸書引用。蓋各本《志傳》頗多又以「按鑑」二字為書題之一部分者，詠史諸詩於此大有貢獻。細觀《志傳》所收古體近體諸詩，多用詩句代替偈讚體作頌贊者，可知在《志傳》祖本流行之先，此類講唱文學已

<sup>40</sup> 喬山堂本；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14/44b 與之相同。

<sup>41</sup> 見張政烺《講史與詠史詩》，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本，1948，頁601—645；參閱 J. I. Crump, Jr., "P'ing-hua and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San-kuo chih*", 《平話與三國志之早期歷史》*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71, 1951, 頁249—256。日僧釋清澤有《胡曾詠史詩新釋》，丙午出版社本。

<sup>42</sup> 鄭振鐸，《研究》上冊，頁222；劉修業，前引，頁66。

逐漸引起讀書界之注意，而印刷出版之《志傳》又必視說話人原來使用之底本為加工。

《隋唐兩朝志傳》（簡稱《隋唐志傳》）及《殘唐五代史演義傳》文字之簡樸與《三國志傳》相近，惟《殘唐五代史演義傳》有若干偈讚體之文字，則為《隋唐志傳》及《三國志傳》所無。例如《殘唐五代傳》中所描寫王彥章之打扮：「戴一頂千槌打，萬槌顛，前抹額，後扇肩，雙鳳翅，又纓尖，抵刀斧，擋槌鞭，纓飄烈火紫金冠……」，<sup>43</sup>可為代表。吾人或可稱《殘唐五代傳》為詞話體及志傳（或演義）體之混合，而《三國志傳》與《隋唐志傳》則所受詞話之影響較小也。

《隋唐志傳》中有若干情節，其事蹟亦見於今本《大唐秦王詞話》者，蓋因兩書所叙之歷史背景有相重叠之處，<sup>44</sup>此外，則《隋唐志傳》似與《秦王詞話》無多關連。<sup>45</sup>然吾人如將《隋唐志傳》與《三國》文字加以比較，則發現《隋唐志傳》在故事情節關目及用語方面，俱於《三國》倚賴甚深。今存《隋唐志傳》為明萬曆己未（1619）姑蘇龔紹山刻本，<sup>46</sup>藏日本東京尊經閣文庫。現即據此明本，以與《三國》作一情節方面之基本比較。所謂《三國》，愚意仍指各明本而言。雖然《三國志傳》之現存明本不下十種，然其書之基本情節布局，前後脈絡，實無異於嘉靖本《通俗演義》，亦無大異於坊間流行之毛宗崗評本。今既專論情節（plot），為簡便計，下面所叙各點其《隋唐志傳》頁碼指萬曆己未刻本，而《三國》部分仍用前引之毛氏評本：

1. 秋七月，有虹光于玉堂。原函山岸盡皆崩裂，種種不祥，非止一端。（4/26a；參看《三國》1/1）
2. 〔李〕密曰：「決兩陣之勝，戰必勝，攻必取，我不如公。覽天下之英雄，使遠近歸屬，公不如我。」（5/27b；《三國》29/377）
3. 〔翟讓〕與〔單〕雄信立於榜下，長歎一聲而回。有一人厲聲而言曰：「汝不能與國家出力，何故長歎耶？」讓回頭見其人身長八尺，面如傅粉，碧眼濃眉，聲若洪鐘，年方十七，深有勇畧。（5/31b—32a；三國1/4）

<sup>43</sup> 《殘唐五代史演義傳》，36/23a。

<sup>44</sup> 例如《詞話》2/21b及《隋唐》44/21a-b所有之桓法嗣故事；參閱《舊唐書·王世充傳》，《二十五史》本，54/230。

<sup>45</sup> 孫子書先生曾謂《隋唐志傳》從《秦王詞話》出，見前引《東京》，頁61。然兩書之文字互勘似尚未能證實此點。

<sup>46</sup> 孫楷第，《通俗》，頁41—42。

4. 〔翟〕讓曰：「內事全仗〔徐〕懋功；外事盡賴〔李〕玄邃爲之。」(6/35b；《三國》29/377)
5. (a) 〔李〕密曰：「成臯離此十里，左荆山，右烏林，可以埋伏軍馬。懋功可引一千五百軍去烏林背後山谷埋伏，只看南向火起，便可出望城放屯料草處放火掩之。〔王〕伯當、雄信各引五百軍，預備放火之物，于成臯坡後兩邊相候。」(7/41b—42a；《三國》39/503。此處所云望城，實襲《三國》之博望城；成臯坡，即《三國》之博望坡。)
- (b) 「吾自領大隊之兵，令爲前部，陳于石子河，只要輸，不要贏……」(7/42a；《三國》39/503)
- (c) 「將軍自引一枝軍於中救援，聽計而行，勿使有失。」(7/42a；《三國》39/503)
- (d) 翟讓曰：「吾往何向？」密曰：「今日引軍去成臯坡下屯住，來日敵軍黃昏必到石子河，引至坡下，將軍便排走路。看火起爲號，將軍便引兵回掩殺。」……令常何等準備慶賀筵席，安排上功文簿。(7/42a；《三國》29/503—504)
- (e) 天色黃昏，濃雲密布，又無月色，夜風大作。裴仁基只願趕前面敗走之兵，……劉長恭、房廁趕上窄狹處，見兩邊都是蘆葦。(7/43b；《三國》39/505)
- (f) 房廁曰：「南道路狹，山川相逼，樹木叢雜，恐妨火攻。」仁基曰：「此言是也。」却欲回軍，只聽得背後喊聲起處，望見一片火光，延着兩邊蘆葦，四面八方火勢齊起，狂風大作，人馬自相踐踏，死者不計其數。裴仁基冒烟突火而走……且說房廁急欲奔回成臯，火光中一軍攔路當先，乃常何也。軍兵大亂，奪路而走。裴仁基見糧草車一路都燒，便偷小路而走。宋松、柴孝和來救糧草車，正迎着項友信攔路，交馬只一合，活捉了宋松。柴孝和奪路走脫，直殺到天明，方纔收軍，殺得尸橫遍野，血滿河渠。(7/44a—b；《三國》39/505)
6. 〔段〕玄信大罵：「我等只識隋朝，豈順李淵乎？」〔李〕世民大怒，挺鎗躍馬，直取玄信。玄信挺飛叉驟馬來迎，兩馬相交，鬥四十餘合，玄信撥回馬便走。世民趕去，玄信回顧，世民馬來較近，用飛叉擲來，被世民一手綽住，回擲玄信，正中面部，墮馬而死。(11/5a—b；《三國》52/661)

7. 却說秦瓊與程知節引數十隊自來關兩邊哨探小路。當日忽見男女數人各背小包，于山僻攀藤附葛而走，瓊馬上用鞭指與知節曰：「奪鞏北關只在這幾個百姓身上。」好好喚那個百姓來，用好言以安其心。百姓告曰：「某等皆是洛陽居民，今欲回鄉，聽知大軍廝殺，今欲過松溪，從八聖山出潼溪入洛陽聽家去。」瓊曰：「這條路取鞏北關多少近遠？」百姓曰：「從八聖山小路却好是鞏北關背後。」秦瓊大喜，帶百姓到寨中，與了酒食，便與程知節商議：「汝便引兵扣關攻打，我親自引輕騎出藍田山襲關後，丘瑞可擒矣。」瓊交百姓引路，選輕騎五百，從小路而行。知節扣關攻打。却說丘瑞披掛了欲下關，忽報山後四五路火起，不知何處軍到。丘瑞自引兵來迎，為首一將却是秦瓊。丘瑞大驚，急走小路，馬不堪行。後面秦瓊追趕甚急，丘瑞等盡皆棄馬上山，尋樵徑而逃。比及走脫，隨行只有十餘人，步行走還東都，來見王世充。世充見丘瑞只剩下十餘人，大怒曰：「吾交汝休去，汝要下文狀要去，今日折盡人馬，尚不自死？推出斬之！」未知性命如何？（16/33a—34a；《三國》77/896—897）

以上僅引《隋唐志傳》七段，並指出在內容及文字上與《三國》雷同之章回。除人名、地名外，不論情節布局，以及用字語句，悉皆相同。姑用上引之最後一段為分析之舉例，全段三百六十一字，其中有一百八十三字與《三國演義》悉同（參看《三國志傳》12/14b；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14/69b—71a）。如非顧及讀者之沉悶與贅重，類此例證，愚大約可更舉約五十處，以證明兩者間之關係。每一處之雷同文字俱極顯明。

就《隋唐志傳》與《三國》之比較，而欲行確立二者之文字孰為較早，孰為較遲、因而為承襲另一說部之著作，此點初看來未免困難。兩者俱稱係羅貫中之文字，《隋唐志傳》之題署亦云「東原貫中羅本編輯」。若言文字，其格調亦同為粗糙素樸，且文字既有全同之處，欲加考辨，而言誰先誰後，幾於令人無從措手。所幸者其間尚有一重要線索，可供吾人嚼味尋思者，則二者皆為歷史說部是也。歷史小說之性質，雖可以有若干小說故事與人物穿插活動其間，然其重要之點則不能違背歷史事實。不論創作小說者如何善於描寫與粉飾，在一定時間與空間規定之下，某一歷史人物之詳細言行舉動實無法移植之於另一時地之他人，而不致發生矛盾或為人發覺。《三國》之故事自《三國志傳》以還即趨向於更忠實於歷史事實之敘述，雖然其情節與描繪因屢經修潤改削而益動人，然其若干部分濃厚之歷史性較其他歷史演義實有過之而無不及。若干《三國志傳》

版本以及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俱於題署羅氏「編次」之前，標出「晉平陽侯陳壽史傳」<sup>47</sup>一行，以資標榜，而示其故事之不離史書範圍。雖然以其為演義小說也，其間仍不免有說話人裝點捏合之細節，然史事之重要關節，亦不敢有虧。

職是之故，《三國》小說之若干情節常可在陳壽《三國志》，或五世紀時裴松之所撰《三國志注》獲得支持及證實。今愚將引證一二三國史事以說明此點。魏景元三年(260)魏主曹髦不能忍於司馬昭之逼，計劃欲行宣討。尚書王經力勸魏主隱忍，不可造次，而其他參與機密之王沈、王業二人已畏禍而向司馬昭自首。髦率幾百人鼓譟出南闕，賈充領禁兵逆之，髦遂為成濟刺死於輦旁。司馬昭召羣臣會議，尚書僕射陳泰初則不至，及至，則喪服拜哭靈前。此事實不止見於正史，即坊間毛評本《三國演義》114/1456—1458，亦大致如是。

《隋唐志傳》44/23a—25b中亦有相同之情節，惟出場之人物不同。《隋唐志傳》易曹髦為隋煬帝之孫、恭帝楊侗，易司馬昭為王世充，王經為史綱。向王世充告密之人，為丁濟、伍尚春。賈充、成濟則易為段達、樊汜，而喪服拜哭之陳泰，則為尚書左翊。

然吾人若考諸史實，則知恭帝(越王楊侗)於公元618(亦即唐武德元年)為王世充立於洛陽，次年世充稱帝時，此幼主即被縊死。史稱恭帝初共朝臣謀去世充，然其計劃並未實現。其後即任事態之惡化，不謀解救。迨世充使人以鳩來，此幼主別無他圖，惟求得共母訣別。並此亦不之許，遂跪席上向佛像乞勿再生帝王家。然飲毒酒後未遽致死，世充之人遂更縊之。<sup>48</sup>帝王窮途，報於童叟，莫此為甚。

史事既與小說迥異，則《隋唐志傳》所言，其為純從模擬《三國》而來，益可知矣。然《三國》小說中，窮困偃蹇之帝王曹髦曾作詩寄憤，比司馬昭為井底之魀鱓，而自擬於潛龍。此節《隋唐志傳》中初未襲用，及世充見帝，忽言龍潛於淵，何視人如魀鱓也。前後針線不密，更暴露其抄襲之來原。

另一與史實不合之例，則為《隋唐志傳》74/16a—18a所叙劉黑闥之被擒。此段情節之後半，除饒州刺史葛德威之名被改為諸葛德威<sup>49</sup>外，與歷史尚無多大差別。然其前節，徐友諒被擒降，告秦王以登雲橋地勢，及徐世勣布置擒黑闥事，則全襲自《三國》

<sup>47</sup> 小說題署原文「晉平陽侯陳壽史傳」，「侯」字實衍。陳壽嘗官平陽令，見《晉書》，《二十五史》本，82/221。

<sup>48</sup> 《隋書·越王侗傳》，《二十五史》本，59/150。

<sup>49</sup> 《舊唐書·劉黑闥傳》，55/233。

64/816諸葛亮計擒張任部分。小說之情節，既往往較史實為熱鬧緊張，讀小說者專注於其興味之所在，常亦無暇重檢史冊，以比覈其異同。《三國》小說中，旁枝發展之情節亦甚多，即屬正史，其粉藻發皇動人之處，又常出說話人之捏合。是故編製故事之作者，苟欲移植某書之一部分情節於另一書中，自亦無多大困難。惟稍心細之《隋唐志傳》讀者或不免疑問何以唐肅宗彌留時之情況與曹操死前之情形完全相同（110/59b；《三國》78/996—997），而雷植為藥羅葛可汗所說之圖讖（93/13a）又為「代唐當塗高」？蓋吾人苟易此讖文之「唐」字為「漢」，則知其辭全同於《三國》（17/223）「代漢者當塗高」之文。袁術之字為公路，自以為應此圖讖，因此遂僭號自立。<sup>50</sup>今突厥之可汗藥羅葛初無公路之號，而圖讖亦為「當塗高」，不止張冠李戴，無乃無的放矢？

從上引諸例及不少其他相類之證據，顯而易見者為《隋唐兩朝志傳》之撰寫，當在《三國》之後。倘羅貫中為一說講史之說話人，或講史小說之編次者，吾人可承認其為一傑出之「說三分」專家，然其人於唐代史實，實不似其對三國情事之熟悉，故《隋唐志傳》雖有一百二十二回之多，其成就則遠遜《三國》。《三國志傳》之文筆或者拙劣生硬，然其所刻畫之人物形象仍甚生動，活躍紙上。《隋唐志傳》與之相較，則僅見其薄弱刻板。有時吾人亦可懷疑，《三國志傳》與《隋唐志傳》或非出於一手。此項推斷雖非全無可能，然類此直截之斷語或不能完全解釋兩書間之若干有血緣性之關係，例如同樣平實無華之文體，及《隋唐志傳》作者之異常熟悉於三國情節，而能取精用弘，源源不絕，不啻自其口出。此外仍有一層可得而言者，吾人今日研究《三國》，已知有《三國志傳》在先，且亦不難承認成立實在《三國志傳》以後之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在文字方面實為《三國志傳》之修飾與補正。羅貫中之名，雖亦見於嘉靖本《通俗演義》之題署，然其人之歷史時代，則遠早於嘉靖，而為《三國志傳》祖本撰作之時。易言之，則相當於雜劇《龍虎風雲會》等之撰寫時代，元末明初是也。然就《隋唐志傳》而言，《隋唐兩朝志傳》一書今日吾人所見之本刻於萬曆己未，已在嘉靖壬午本《三國志通俗演義》之後幾一百年，而《兩朝志傳》之文字內容，亦至多可以相當於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之內涵，上固不似《三國志傳》之原始與粗蕪，下亦不逮毛評本《三國演義》之修潤與雅馴。因此之故，吾人輒欲執此以衡量，視之為羅氏最初之筆墨，或未免欠審慎。若僅謂其中一部分文字或者保存一《隋唐志傳》舊本之真相，並且承認此《兩朝志傳》實仍當有一彷彿《三國志傳》性質之舊本為之先驅，則愚以為庶幾近之。抑有進者，

<sup>50</sup> 《三國志·魏志》，《二十五史》本，6/23，裴松之《註》引《典略》。

即以此萬曆己未本《兩朝志傳》而言，其文字亦似係一尚未完全修飾成完璧之本，斷而不整之語句頗常見，有時敘述文字所提及之前文，其實前書從未道及者亦間或有之，<sup>51</sup> 而不論書中之英雄豪傑，或奸逆佞邪，其環境描寫與個性刻劃，亦多有重加削改或補充之需要。<sup>52</sup> 此或可以解釋何以十六世紀中葉以還，以隋、唐背景為名義之小說出版殊夥，而羅貫中之聲譽亦因之格外增高。何則？蓋此種層出不窮之隋、唐說部，其間實亦有若干他人之創作，而其創作者、或為其書撰序之人，往往言編纂人先得一羅貫中之「舊本」，因此其書遂又異采頻添，錦上添花。當時之人研究小說流變之興趣與觀念尚未發達，即或真得舊本，亦必盡情修削之竄改之使之合乎一人一地一時之需要，而後人爬梳剔抉以求得羅氏著作之真相者遂治絲益棼。

前文已言現存《隋唐兩朝志傳》最早之本刊刻之時代在萬曆末（1619）。約早於此六十六年前（嘉靖癸丑1553），有熊鍾谷號鰲峯者（亦名熊大木），備於建陽書肆，亦成《唐書志傳通俗演義》一書。其書有癸丑李大年一序，指出《志傳通俗演義》為熊子鍾谷「編集」，而未及羅貫中之名。若《隋唐兩朝志傳》，則冠首有正德間（約1508）林瀚所撰序本，稱是本為羅氏原本。孫子書先生撰《日本東京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於論熊鍾谷之書時，嘗云「世傳林瀚作之《隋唐演義》載瀚正德間序者，疑閩人慕其前賢，故為依託，其時代似當在此書之後」。似於《隋唐兩朝志傳》，不甚加之注意者。孫先生此處，蓋有微誤。如言「林瀚作之《隋唐演義》」，其實書名為《隋唐兩朝志傳》，不名《隋唐演義》，而林氏之序，明言其訪得之舊作為「羅氏原本」，今日所存萬曆己未刊本《隋唐志傳》，題署亦為「東原貫中羅本編輯」，不言林瀚，不知孫先生何以誤失至

<sup>51</sup> 例如 61/5a-6 單雄信欲擒李世民，徐世勣急止之云「不記昔日龍門陣上，焚香設誓，同食五魂湯之義乎？」前文並未述及此事。

<sup>52</sup> 86/28b 描寫張士貴為佞邪，曾屢冒薛仁貴之功勞，然下文對張並無懲處，殊失此類小說常有之褒貶之義。薛仁貴在此小說中為一立大功之軍人，出自農村。若從小說之一般情況言之，其教育程度或不高。書中 84/20b-21a 則言其著《平遼論》。愚在牛津大學博德廉圖書館嘗見《永樂大典》卷五千二百四十四所收之《薛仁貴征遼事畧》（5244/9b-45a），則薛與張士貴二人無大衝突，薛又嘗作《平遼論》；知此事來原頗古，更不始於《隋唐志傳》也（《薛仁貴征遼事畧》已有趙萬里校本）。張士貴、薛仁貴傳見《舊唐書》83/289。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十八，《史書佔畢》六，嘗云有兩薛仁貴，一武將，唐初征遼建功者；一文士，注《周易》，見《唐書·藝文志》。又引宋朱長文《墨池編》卷八，「有《唐薛仁貴碑》，注云天寶二年（743），名禮，字仁貴，河東汾陰人。《兩唐書》《薛傳》並無此文，惟《通鑑》有之」（18/253）。案後世如《說唐》等書仁貴又名薛禮，此處所說或其淵源。

此也？<sup>53</sup>雖然，孫先生同書中敘論及《隋唐兩朝志傳》時，議論又與前引截然不同，云：

次爲林瀚序，謂唐代演義久闕，瀚於京師得此本，審爲羅氏原本，因徧閱隋、唐諸書編爲十二卷，名爲「隋唐志傳通俗演義」。後署「賜進士第資政大夫南京參贊機務兵部尚書致仕前吏部尚書國子祭酒春坊諭德兼經筵講官同修國史三山林瀚撰」。官銜皆不誤。……似所據爲羅氏舊本，而書成遠在正德之際，先於熊鍾谷《唐書志傳》者且四十餘年。而細觀全書，則似與熊書同出於羅貫中《小秦王詞話》（今有明諸聖鄰重訂本），熊據史書補，故文平而近實。此多仍羅氏舊文，故語淺而可喜。（頁61）

又云「且即此書九十一回以前觀之，其規模間架，亦猶是羅貫中《詞話》之舊」，「此……《隋唐志傳》號爲林瀚編次者其書當出於《詞話》」（俱見頁62）。綜觀其所言，除「演義」之名與原書未合外，謂此書當出於《小秦王詞話》（即《大唐秦王詞話》）之舊，亦未免稍欠矜重。然孫先生之同意於《隋唐兩朝志傳》中之可能有羅貫中舊文，則未爲全失。惟披沙淘金，董理殊難入手耳。然則《隋唐志傳》之書，雖其現存本之刊刻遲於熊氏之《唐書志傳》，其舊刊本可能亦頗早，或不後於十六世紀之下半期。《三國志傳》中頗多周靜軒之詩，《隋唐志傳》亦偶引之（80/52b），亦頗引宋賢之作（78/41a，83/46b及89/54b）。如愚前所懷疑在現存本《隋唐兩朝志傳》之前別有更早之《隋唐志傳》，後者之時代大約與《三國志傳》舊本之時代相去甚近。即如現存之萬曆己未刻本57/37a李世民天雨論兵詭道一節，60/56a尉遲敬德投降後，世民共論還相害否一段文字，或有可疑爲貫中舊作原文之處，然亦非賴專門學者作更深入一層之分析不能詳，本文所及，不過其嚆引而已。<sup>54</sup>

《隋唐兩朝志傳》及熊鍾谷之《唐書志傳通俗演義》（及其數種微有出入之不同明刻本），又爲明末所刻共一百十四節之《隋唐演義》之素材。<sup>55</sup>此明季武林刻本之《隋唐演義》，並崇禎癸酉（1633）所刊袁韞玉（于令）撰之《隋史遺文》六十回，又爲清康熙己亥（1719）間楮人稷所撰《隋唐演義》一百回之前身。<sup>56</sup>楮書之文字較雅而流

<sup>53</sup> 孫楷第，《東京》，頁61。

<sup>54</sup> 前引，頁62—63。

<sup>55</sup> 《通俗》，頁43；《東京》，頁63—64。

<sup>56</sup> 《通俗》，頁43—44；《東京》，頁229—233；拙著《倫敦》，頁256—259。本篇稍易愚以前對《隋唐兩朝志傳》之意見，惟海內外通雅正之。



暢。若其坊間更通俗之本，亦以隋、唐史事為基本背景者，則自十八世紀中葉以還，仍有大批之「說唐」小說出現，版本紛雜，書題亦夥，惟多種常有蘇州如蓮居士之一序。<sup>57</sup>其中最馳名者當推《說唐演義全傳》六十八回，有乾隆、嘉慶及後來梓本。在此一類坊間俗本小說中，孫子書先生目其文字「特為粗獷」者，其中所描寫之羅成父子，最為突出生動，常能賺得讀者大眾之同情。少數學者嘗以為此羅成之人物必出羅貫中之創造，以紀念其遠祖之烈績者。<sup>58</sup>若從書誌學方面之研究入手而比較之，此說雖易聳人聞聽，仍屬羌無故實，非的論也。

### 《殘唐五代演義傳》

愚前嘗假讀之清初刻本《殘唐五代演義傳》，共二卷，上卷一至二十八回，下卷二十九至第六十回終，題玉茗堂批點。玉茗堂為湯顯祖之堂號，然批評實不見。惟自第四回起，每回之末有總評題卓吾子（李贄），實亦依託。書題則云「貫中羅本編輯，若士湯顯祖批評」。<sup>59</sup>

愚於前節嘗言《殘唐五代》一書為詞話與演義體之混合。以此書與更早之《五代史平話》相較，<sup>60</sup>則不僅根據之材料互異，其情節及文筆亦不相同。<sup>61</sup>孫子書先生於《日本東京所見中國小說書目》中指出此書每回多附麗泉之詩，而《隋唐兩朝志傳》亦有麗泉詩，故云「附麗泉詩之《殘唐》，必與此附麗泉詩之萬曆己未刊本《隋唐兩朝志傳》相去不遠，則可斷言耳」（頁63），此可證兩書或有關係，惟麗泉之時代姓氏里貫不明，一時無從深究。《隋唐兩朝志傳》第十二卷後有木記，云「書起隋公楊堅，至〔唐〕僖宗乾符五年而止。繼此者則有《殘唐五代志傳》，讀者不可不並為涉獵」。今此本題《殘唐五代演義傳》，非《殘唐五代志傳》，疑二者如非一書，其文字之間亦必有主從關

<sup>57</sup> 《通俗》，頁44—47；拙著《倫敦》，頁260—265。參閱註五。

<sup>58</sup> 謝无量《平民文學之兩大文豪》，上海商務印書館，1929，頁44；引見鄭振鐸《中國文學史》第二冊，頁725。

<sup>59</sup> 三讓堂刊本；參看《倫敦》，頁266—267。台北中央圖書館有八卷本，據云係明刻。

<sup>60</sup> 謂光緒辛丑（1901）曹元忠發現之《五代史平話》，其後即有武進董綬經丈（康）誦芬室影印本，及商務印書館1925年排印本。上海1954年排印本《新編五代史平話》尚易得。

<sup>61</sup> 可試比較本書第四十六回及《五代史平話》（1954上海排印本，頁114—120）所叙石敬瑭起兵之故事，即見本書之敘述更饒戲劇性。

係，如《三國志傳》與《三國志通俗演義》間者然。然亦無書為據，不如闕疑也。本書除麗泉外，亦偶有周靜軒之詩（25/68a；26/72a），及宋賢之評。《隋唐志傳》98/45b有宋孫甫評，本書25/68a亦有「後宋孫甫評」，惟宋字誤刻為朱字耳。

《殘唐五代演義傳》有若干處或可視為與《大唐秦王詞話》有關者，下面所舉二證或可供詳究：

《殘唐五代》18/49b叙一道人曾予乾符二年（875）起兵之黃巢一「混唐寶劍」，俾巢得以平定天下。後復對巢不滿，取回寶劍，化一陣清風而去。此實與《秦王詞話》16/74b—75a所叙宜山老母向李密取回寶劍之事相同。案驪山老母之故事始於唐代，其後在通俗小說故事中亦常出現，或有訛為梨山老母者。《詞話》記為宜山老母，此則不僅故事之模擬互有關連，易驪為宜之撰述人所使用之地方口語亦殊得值語言學者之注意也。

前證尚係一般性質，下述之證據或較專門，因而其可靠性亦可能更大。《殘唐五代》29/1a記葛從周獻計朱溫，假傳唐昭宗旨意，宣召各路諸侯入京。其有不從者，將以三般朝典問罪。三般朝典雖為元曲中習用之辭，然《大唐秦王詞話》59/21b李淵亦嘗「賜朝典與世民」。朝典者，三般刑法也，為弓弦，藥酒，及短刀（59/22b及23b）。是以用此名稱者，對《大唐秦王詞話》或其舊本之內容，似應相當熟悉。

《殘唐五代》亦有模擬或承襲《三國》之處，一如《隋唐兩朝志傳》之所為。此類例證大約有二十處可舉，為節篇幅計，愚僅舉其二例以備文字方面之校勘：

〔李嗣源告晉王，願帶三千人出戰。李存孝云：〕「只帶一百人馬，即可破敵。」嗣源大怒……〔晉王命嗣源帶三千人，教存孝只可帶一百人〕嗣源上馬，帶三千兵，出林墩口而行。塵頭起處，五路兵來。首將張凱出馬，與嗣源交鋒。兩將戰五十合，勝負未分。晉王恐嗣源有失，令收兵回營。

存孝見隊伍回營，即時進曰：「兒曾引十八騎殺入長安。今夜亦只是十八騎，分劫五侯之營，如折了一騎，也不算功。」晉王曰：「汝昔十八騎殺長安，彼皆不知，故能如此。今五侯已有準備，安得成功？」存孝曰：「若劫不得，願該軍令。」晉王調撥帳下精銳馬軍十八騎並酒肉賞犒戰士。存孝對十八人曰：「今夜奉命劫寨，請公滿飲，各宜勉力！」十八人面面相覷，皆言五路之兵勢若泰山，如何敢去？存孝見眾人各有難色，乃拔刀立於其中曰：「我為上將，尚且奮不顧身，汝等為何懼怯？」薛阿檀與安休休眾人見存孝怒起，皆起身言曰：「願效死

戰，何懼之有！」夜將三鼓，衆將披挂上馬，來至敵寨，直殺入王重榮寨中，奔中軍而來。原來王重榮寨中以車仗穿連不斷，周圍繞定，不能前進。只憑十八騎左衝右突，往來馳驟，如入無人之境，逢者便殺。各寨盡皆鼓哨〔譟？〕，煙火燭天，喊聲大振，存孝往南殺出，敵軍莫敢抵對。晉王使人引軍接應，存孝十八騎人馬早已回到林墩口。五路兵見是存孝，莫敢追襲。後人有詩贊曰：

鞞鼓聲喧振地來，將軍到處鬼神哀；  
輕騎衝入五侯寨，方顯英雄虎將才。

以上所錄《殘唐五代演義傳》原文共四百四十三字(29/2a—3b)。讀書細閱一過，當可發現不惟其情節如毛評本《三國》68/869—870甘寧百騎劫魏營一回，且其中有一百五十八字完全相同(參閱《三國志傳》12/5b—6a；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14/32a—34a)。愚在前文已言今日坊間排印本之《三國》文字大體上俱同於毛評本，至於毛宗崗所加以修正潤飾之所謂「俗本」，據毛書凡例云有「謬託李卓吾先生批閱」之評語，其必出於上同於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而又已合併二百四十則爲一百二十回之本子無疑；而毛氏亦有可能旁涉若干《三國志傳》之文字，以供其潤色之資。然則，愚上文所引諸例，其文字即使同於《三國志演義》者，是否亦必然同於《三國志傳》耶？如愚前文所論，此誠一極不易回答之問題，且基於若干版本上繁複錯雜之原因，即使吾人測知其可能相同之成分甚高，苟無精確之統計證明，即不能謂對此問題已有確鑿不移之答案。愚此時所能提供之意見，則苟有人願費若干歲月作此種版本對勘之研究，愚可以推定者，則由於坊間各本承襲毛評本及明刊本《三國志通俗演義》，而明刊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又其實承襲更早之《三國志傳》，其文字相互之間必有若干蛛絲馬迹可尋。苟將各項代表性之著作其主要版本咸皆羅列案頭，則從事此項校勘者冥搜暗付，虛心以索，必可有重大之收穫，是則愚可以斷言者也。在此項校讎之過程中，有時發現較後之坊間本所不載之文字，在更早之《三國志傳》，竟然有之。如前引《殘唐五代演義傳》襲《三國》之文字，存孝云「今夜奉命劫寨，請公滿飲，各宜勉力」，坊間本《三國》第六十八回作「今夜奉命劫寨，請諸公各滿飲一觴，努力向前」，惟《三國志傳》12/5b末句尚作「各宜努力」，是知《殘唐五代傳》所承襲之《三國》實爲較早之《三國》文字，而其書之時代當與《三國志傳》之成書時代相去匪遙，此又可得一間接證明矣。

另一例爲《殘唐五代史演義傳》47/54a—55a所叙石敬瑭之妻爲諸將追趕阻攔，其情節相同之描寫，則《三國演義》中55/696—697孫夫人及劉玄德逃遁一節是也。據

《三國志傳》，追兵將至之際，孫夫人命其夫先行，已則與趙雲當後。《志傳》之原句「當住後路」(10/3b)，在《殘唐五代史演義傳》(47/55a)中仍保存未失，然在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11/66b)及坊間本《三國演義》俱已省畧為「當後」。雖其情節及文字意義絲毫未變，此亦可證明《殘唐五代史傳》與《三國志傳》文字之密切關連。

在《殘唐五代史演義傳》29/3a 所述李存孝劫營一節，即前已證明係襲自《三國》之情節與描繪者，原文又殿以逸狂作之七言絕句一詩，云「甘寧百騎劫曹營，威振東吳至此稱。曾似勇南兵十八，五侯破膽盡皆驚」。詩自不佳，然此內證可以說明原著之贊語亦早透露此節與甘寧劫營有關。

《殘唐五代史演義傳》尚有一特點為《隋唐志傳》所不逮者，即兩書雖多采《三國》情節甚至其文字，然《隋唐志傳》並無利用《水滸傳》之處。《殘唐五代傳》中則有不少贊語，其文字更事實上與一百回本《水滸傳》之若干讚頌相同。為使讀者明瞭此點，而又不需過分費神於篇章之對勘，下列之簡表或可供採擷：

《殘唐五代史演義傳》頁碼	《水滸傳》之頁碼 <sup>62</sup>	兩處比較相同字數
42/40a	76/1223 描寫董平之詩句	56字中49字相同
42/40a	76/1224 描寫索超之詩句	56字中49字相同
42/40b	76/1225 描寫楊志之詩句	56字中45字相同
42/40b	76/1224—5 描寫史進之詩句	56字中49字相同
42/41a	76/1226 描寫朱全之詩句	56字中51字相同
42/41a—b	76/1233 描寫九宮八卦陣之 駢偶文字	158字中157字相同

在《水滸》之其他部分(70/1134; 74/1194)，《殘唐五代》之人物如王彥章、李存孝亦偶有提及。74/1194 描寫相撲任教師有「存孝打虎」之威。存孝打虎之事，又見《殘唐五代史演義傳》第十回，10/21b—22a 有一篇古風即描寫李存孝打虎之勇者，其字句

<sup>62</sup> 註十已言本篇關於《水滸》之頁碼，基本上使用一百二十回本。請並參閱《水滸全傳》下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4，76/1268—1270，76/1274—1275。《水滸全傳》為繁本系統之百回本與一百二十回本之合刊，其百回本部分以天都外臣序本(1589)作底本，仍用鄭西諦藏嘉靖本《水滸》殘卷，容與堂本(1610)，芥子園本(明末)，鍾伯敬評本(1621—1627間)，貫華堂本(約1641)合校，而百二十回本則據楊定見增編、袁無涯刻本(1614)。

與之相類之古風一篇，亦見於一百十五回之《水滸》22/13b，<sup>63</sup>一百二十回本《水滸》23/359—360及近年國內校印以百回本為主力之《水滸全傳》(上)23/347，則用以描寫景陽岡頭武松打虎之「平昔神威」與「胸中武藝」者也。以一百二十回本《水滸》與《殘唐五代》所收此詩對勘，一百六十八字中僅十三字不同。《水滸全傳》本之百回部分收不同版本最多，其編纂係整理及彙校性質，而各種百回本此詩字句並不全同，有多出六句(四十二字)者，故據字句減少之本子言之，其不同之處為十三字至二十七字不等，據字句較多之本言之，則為六十九字。一百十五回本此詩文字與《殘唐五代》之異同亦大。然《殘唐五代》中此篇有句云：「臂腕落時墜飛礮，爪牙爬起成泥坑」，《水滸傳》各本皆有此二句，惟「起」字作「處」。以對仗工整言，「處」字較「起」為佳，以其上句之第四字為「時」字也。以此言之，至少此一部分之《殘唐五代》可能在一百十五回本《水滸》之前，或與之同時，而為一百十五回以降之《水滸》編纂者所承襲，且曾加以修潤。以據愚之推斷，一百十五回本之《水滸》實早於百回本也。(關於《水滸》各本之討論另見下節)又《水滸》此篇古風中有「山中狐兔潛踪跡」等四句，其第四句為「存孝遇時心膽強」，又為《殘唐五代》所無。《殘唐五代》中詠李存孝之古風偶為《水滸》採用，轉於此處畧露其痕迹。較遲之一百二十回楊定見本，芥子園刻百回本無此數句，惟早期之百回本有之。《殘唐五代》與《水滸》兩書間之關係，如在烟波水月中，亦可玩也。《殘唐五代史演義傳》固亦題「貫中羅本編輯」者，愚在本篇下文中更擬提出羅貫中可能為一百十五回《水滸傳》中征田虎、王慶部分作者之主張，故此處似更不妨指出《殘唐五代》與一百十五回本《水滸》間之另一段線索關係。《殘唐五代》中有一汪太史，事石敬瑭，善觀天象，嘗奏「毛頭星橫于紫微垣，正應鎮州分野，主干戈之兆」(52/65b)。毛頭當為鹿頭之俗稱。一百十五回《水滸》征王慶部分有四處涉及汪太史(102/15a; 104/22b; 105/5a及106/14b)，第一百零二回「日前秦王與汪太史教旨來說，天罡星遍犯將軍之位，正應淮西分野，令我們仔細提防堅守」(102/15a)，

<sup>63</sup> 關於明刻本一百十五回本《水滸》之情況，請讀《通俗》，頁185—186；嚴敦易，前引，頁194及200，又頁205，細註三十二。參閱李田意教授在《清華學報》新一卷第二期所刊評何心著《水滸研究》一文，台北，1957，頁258—261。一百十五回本《水滸》共《三國演義》合刊之本，亦題《漢宋奇書》，或《英雄譜》(《英雄譜》亦或用一百十回本《水滸》)，見《倫敦》，頁25及頁287。本篇所引之一百十五回本《水滸》之頁碼，係用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藏維經堂刊《漢宋奇書》本，承友人夏志清教授假用者也。讀者或未見一百十五回本者，請閱何心，前引，頁70；鄭振鐸，《研究》上冊，頁129—130。

最與《殘唐五代》中之描寫相似。此種寫法，若分割觀之，亦可能不過為說話人或小說編纂者習用之俗套。然他書中無汪太史之稱，即此一點亦尚有可注意者也。

除上文所云《殘唐五代》與《三國》、《水滸》之若干關係之外，《殘唐五代史演義傳》本身尚包括若干看似鄙俗，然而頗有風趣與創造性之獨立故事，亦值得一述。如李存孝（一名安景思）之母嫁與陵墓間石人成親，即其一例。安母為少女時共羣女至野外採野菜，衆女皆已適人，而安母無夫，即以菜籃套於陵間第二石人之頸上，作為允婚之表示。石人甚悅，遂化人形來其家成親(10/23a)。又如第三回叙藏梅寺之領衆僧發覺佛殿上琉璃燈光不明，夜間隱於殿後窺看。未及二鼓，忽見二鬼手提瓦罐到殿內竊油，急報長老。長老不信，至次夜長老親來，果見二鬼之事非虛。長老遂詢二鬼竊油何用？二鬼告以陰間三曹須攢造生死輪迴冊，無油燃燈，因此差鬼卒至各寺竊長明燈之油應用。此節實記黃巢起兵之始，傳說固至荒誕無稽，然以故事性言之，亦可謂能懾人心魄者矣。

以上二例畧可說明此類短故事之形式或性質。其體裁及內容皆極鄙俗，然細研之，有時亦可發現其對小說流變之理解不無用處。愚上節言一百十五回本之《水滸傳》實早於百回本，其實，一百十五回本亦可能為吾人現今所知《水滸》各版本中之最古者，而此本中亦有與此相類之鄙俗且近獨立之故事存在。例如 91/21a—b 叙李逵觀鬥雞一節，近人所作考據已證明此卑陋且乾燥乏味之插話，實與元代高文秀所撰《黑旋風鬥雞會》雜劇有相當關係。<sup>64</sup>《黑旋風鬥雞會》一劇已佚，然有此證明，吾人對元、明小說中所有之若干看似可以割裂獨立之情節及卑陋無俚之文筆，似亦不宜遽掉以輕心，不加檢視。過去文學史研究者常鄙斥之為俗本或簡本、畧本者，有時亦可以為若干寶貴新材料之無盡藏也。

### 羅貫中與《水滸》

羅貫中與《水滸傳》之關係實文學史上一重大題目，亦研究中國小說一極困難繁複之課題。本篇所及，僅試討論下列之兩點而尋求其答案：（一）《水滸傳》至何一階段而羅貫中可認為其編纂人或共他人合作之編纂人？（二）《水滸》現存各重要版本之相互關係為如何？

<sup>64</sup> 厄爾文 (R. Irwin)，前引，頁70—71；何心，前引，頁12。

愚擬在進行討論之前，先試行簡括此繁重課題之下衆所已知之若干事實。先是自明代以還，吾人所知之《水滸》版本約可分爲兩類型：即簡本，或可以一百十五回本爲代表，與繁本，可以一百回本或印行較一百回本爲遲之一百二十回本爲代表是也。

簡本每一回之篇幅俱頗短，然其所敘述之情節故事，不論長短，皆不一定視繁本所述者爲不足。惟其文字一般言之固甚粗俗，而繁本之文字則修飾甚精，爲文學作品之上乘。

多數現代學者趨向於承認簡本爲自繁本刪削而成之本。<sup>65</sup>鄭西諦先生過去嘗言：

大約後來諸種簡本的《水滸傳》，如《英雄譜》本《水滸傳》，如文杏堂評點三十卷本的《水滸傳》全本，如萬曆時余氏刊本《新刊京本插增王慶田虎忠義水滸傳》，如一百二十四回本的《水滸傳》等，其中必有一部分是羅氏的原文。長篇小說的藝術的進步，是嘉靖以後的事。在此時之前，其文筆都是比較幼稚的。世所傳的許多羅氏的著作，如《三國志演義》，如《五代殘唐》，如《隋唐志傳》等等，都可證明羅氏原本的《水滸傳》一定不會高明了許多。據此，我們可以想見，羅氏的原本一定不會是後來諸種繁本的《水滸傳》如一百回本、一百二十回以及七十回本的原本的。（《水滸傳的演化》）<sup>66</sup>

然近歲鄭先生爲《水滸全傳》（校勘標點整理本）撰序，已改易此說，且云「至於那些『文簡事繁』的閩本，因爲文句方面太不相同，在校勘上是無用的，故未據以校勘」。<sup>67</sup>是以李察·厄爾文先生(Dr. Richard Irwin)在其《水滸傳新探》（"Water Margin Revisited"）一文中即云：「鄭振鐸輕視文體簡單的各本，因爲他已認識那些本子的所以缺少修飾不是小說發展過程中原始的簡陋，而是由於刪削的結果。」<sup>68</sup>

然在另一方面，學者之主張亦有與此異趣者。此另一方面主張之學者，最著名者爲魯迅先生。<sup>69</sup>而至近年猶持此論者則爲何心先生。何心以爲「百十五回本是現存各本中

<sup>65</sup> 《東京》，頁137—138；參閱胡適爲《一百二十回的水滸》撰序，收《胡適文存》第三冊，台北，1953，頁423—424。

<sup>66</sup> 鄭振鐸，《研究》上冊，頁112。

<sup>67</sup> 《水滸全傳》序文，《水滸全傳》上冊，北京，1954，頁5。

<sup>68</sup> 刊《通報》Vol. XLVIII, Livr. 4—5, 1960, 頁410。

<sup>69</sup> 魯迅，前引，1953，頁153。

最爲接近原本者」，而其所以如此主張，則爲互校簡、繁數本所得之結果。<sup>70</sup>

鄭西諦先生晚年之論，愚有一點可以同意者，即校勘《水滸》各本時，簡本與繁本似應分別處理是。誠如鄭先生所言，兩類型之本子文句如此不同，爲作詳盡之校勘，其工作實屬過繁而未必處處有用。雖然，吾人對於各簡本，仍有不能輕易抹煞之原因。如嚴敦易先生之言，「『繁』『簡』或實係出於二元，而很難作『簡』出於『繁』的概括的定論」；<sup>71</sup>易言之，則吾人研究《水滸》之板本先後，簡本一類型亦有其個別之重要性，不能棄置不觀。

愚個人以爲簡本之所以重要者，其理由有三：（一）簡本中有若干故事，其描寫有與繁本迥異者；（二）在簡本故事中，特別是征田虎、王慶部分，情節有爲任何繁本所不載者；（三）不論簡本或繁本，皆收有若干詩詞或贊頌文字，皆屬韻語。有時一首詩詞、繁本俱載之，有時則詠同一人或同一事者兩類型本子之韻句互不相同。有時一首詩詞在某一類型本子中僅保存另一類型本子同一首文字之一部分，而尤常見者則即使簡、繁本子俱收入此首，亦間有可資比較之少數異文。吾人對此類韻句，應可細較其用韻，遣辭用字，平仄聲調諸端，因而或可窺知其相互關係至某種程度。例如，孫子書先生在《日本東京所見中國小說書目》中論《忠義水滸志傳評林》，謂其第九卷楊雄醉罵潘巧雲篇「送暖偷寒起禍胎」一詩今猶見百回本第四十五回，<sup>72</sup>然《評林》本若干其他詩詞，亦往往不見百回本矣。孫生先之意，謂《評林》（閩余氏雙峯堂刊所謂簡本也）所刊「引首詩詞……當是舊本所有，不幸刻書者多存不必要之見，遂致刊落無遺」；似言簡本能保存「舊本」之詩詞矣。然於同一頁復云「此書於正文往往大胆刪節，獨於此等猶稍持矜慎態度」，蓋仍執著以爲簡本之所以爲簡，爲大量刪削繁本文字之結果。不悟此兩種意見之互相矛盾，似難並存。簡本所收詩詞之偶被吸收入較後之繁本系統，固爲書籍流變極自然之演化，其仍有若干並未被吸收而僅存於簡本本身者，其文字與繁本之詩詞不同，正爲其並非由繁本來之一證。且簡本亦可能即爲舊本，至少簡本之系統可以假定爲舊本之系統，亦不僅其中之詩詞爲舊本所有也。

<sup>70</sup> 何心，前引，頁78—80；378—379。

<sup>71</sup> 嚴敦易，前引，頁190—191。

<sup>72</sup> 關於《水滸志傳評林》之版本，請讀孫楷第，《通俗》，頁185；《東京》，頁133—143。北京及上海文學古籍刊行社有1956年影印本，但海外見到者似尚不多。關於孫著中對此一詩之討論，見《東京》，頁137。此詩亦見一百二十回本《水滸》45/752。



依照一般主張簡本爲繁本之刪削本子諸人（如胡適、孫子書等）之見解，《水滸》一書之演變情形大畧應如次：最初先有敘述《水滸》若干主角之單篇，如《醉翁談錄》「小說開闢篇」所列「花和尚」、「武行者」……諸名目，<sup>73</sup>或亦有單篇故事不相串連者，如「智取生辰綱」、「白龍廟小聚會」之類，其痕迹今尚可分別見於繁本百回、一百二十回本之第十六及第四十回。當然尚有《宣和遺事》所載與《水滸》有關之部分，亦可謂此書之先驅。然後，最初見於書錄之《水滸》刻本出現。最負盛名者爲郭助（嘉靖二十八年1549死）刻本百回。此郭助本確知爲繁本，其中故事雖有征遼及征方臘，但無征田虎、王慶。郭助本雖見記載，然其本實未發現。鄭西諦先生藏有所謂嘉靖本殘本第十一卷（第五十一至五十五回），主張此本即爲郭本，似尚待學者研究。<sup>74</sup>雖然，如欲研求郭本之文字內容，今日所知若干較早之百回繁本大約皆可用，近年校印之《水滸全傳》尤便學人。

簡本主要爲福建刻本。上引學者之意見，多謂簡本爲一百回本繁本之刪本，且相信征田虎、王慶一部分文字，最初亦係加插於此一類型簡本中者，是以有題名爲《新刊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慶忠義水滸全傳》之書，其刊刻當在萬曆二十二年（1594）左右，殘本今尚存巴黎國家圖書館。<sup>75</sup>「插增」之意義，據持簡本爲繁本之刪本諸學者之說，則似謂簡本雖係由繁本出，但繁本初無田、王，故所謂插增者，即插增田、王故事情節於此出自繁本之刪削本以示別出新裁而已。此外，如一百十五回之《水滸》實包有此征遼、征田虎、王慶、征方臘之四大戰役者，自然又爲另一簡本。綜括言之，簡本之版本雖亦頗多，文字間當然亦互有出入，然其差別實非甚大。是以此自成系統之一類型本子，個別就其本身而言，或者有其微細繁複之差異，若視之爲一個系統類型，則比較易得之一百十五回本，固亦可作爲研究之初階耳。<sup>76</sup>

<sup>73</sup> 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頁4。

<sup>74</sup> 何心，前引，頁371—376；孫楷第，《通俗》，頁183。據何心先生言，此殘本在五回之中已有四處與一百十五回本相同。

<sup>75</sup> 《通俗》，頁184—185；鄭振鐸，《研究》下冊，頁1281—1283。此一插增本之殘卷，現存巴黎國家圖書館（Bibliothèque Nationale）。

<sup>76</sup> 嚴敦易，前引，頁186—195；鄭振鐸，《研究》上冊，頁139—144；何心，前引，頁32—36。在戴密微教授（Professeur Paul Demiéville）所著《水滸》（“Au bord de l'eau”）一文，刊《通報》Vol. XLIV，1956，頁250—252曾印「插增本」書影數葉，可供參考。「插增本」殘卷包括相當於一百十五回本第九十五至一百回共六回，且亦同於清初以後之通行本《征四寇傳》第二十九至三十四回。《征四寇》通行坊本有乾隆壬子（1792）賞心居士之序，則截取一百十五回本第六十七回起「柴進簪

最後，吾人若以為清初金聖歎刪改百回繁本《水滸》而成之七十回貫華堂本，對吾人目前所研究之課題並無甚大關係，或可置而弗議，則吾人至少尚有一種繁本《水滸》可說，此即楊定見本一百二十回本《水滸》是。在此繁本中，百回部分除極少數修訂之處外多與他百回本相同，但征田虎、征王慶部分則係新加入之資料，故全書亦擴大而為一百二十回。至其征田虎、王慶部分之來原，則就簡本系統各情節加以吸收增飾，並加改寫，潤色其文字。因此，若專就書籍之形式而論，此一百二十回本可視為《水滸》文字最繁細亦最完整之本。<sup>77</sup>

上面所陳《水滸傳》演化問題之簡單歷史既明，吾人亦可進一步說明若干學者對簡本一百十五回本《水滸》之態度。（1）如吾人接受魯迅、何心等人之主張，則此簡本僅係一內容較簡陋之本，然其書亦係以後若干從其文字衍化而出之他本所根據之祖本、或祖本之一，因此，此簡本當為繁本系統之祖本或原型（prototype）。（2）如吾人同意胡適、孫子書等人之主張，則此簡本實係「畧本」，其內容除征田虎、王慶一部分外，其餘不過由繁本（以百回本為其代表）刪節割裂而成書。以上（1）與（2）兩種不同之意見，不能同時皆確，必有一失。

愚見以為可以作為簡本系統代表之一百十五回本為一本身獨立（謂其非由繁本割裂），文字簡陋俚俗，因而亦為時代較早之一種《水滸》本子。此一簡本絕非「畧本」。

雖然，愚亦頗猜疑在現存明刻本一百十五回本《水滸傳》（其內容包括征遼、田虎、王慶及方臘四部分）之前，仍有可能另有一簡本於此四大戰役中僅有征遼及方臘，而無征田、王故事者。愚之證據為：一百十五回本卷末有後人哀輓之詩兩律，其第一首有句云：「一心報國摧鋒日，百戰擒遼破臘年」（115/13a），亦見繁本120/1848。<sup>78</sup>「擒遼破臘」之外，更無他說。此點可以證實不論「插增本」或任何其他簡本包括征田、王事蹟者，對以前未有插增田、王故事之簡本而言，俱為一種竄改與加增。此未經「插增」之簡本系統之舊本，可能亦僅有百回。晁琛（嘉靖二十年1541進士）《寶文堂書目》

花入禁院」，至第一百十五回終而成書者也。厄爾文先生《水滸傳新探》文中，亦嘗畧將「插增本」及《水滸志傳評林》稍作比較，見前引，頁413，然實多用日本學者白木直也氏之說（見後）。

<sup>77</sup> 參看厄爾文，《水滸傳之演變》，頁117—201。

<sup>78</sup> 相同之字句亦見於百回本，參看《水滸全傳》本120/1818；嚴敦易，前引，頁165。又可參看一百十五回本《水滸》第七十六及第一百十五回前之引首詩（百回本第八十一及第一百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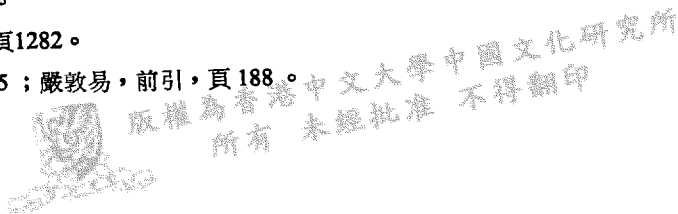
記其藏有兩種《水滸》本子，一即著名之郭助刊(武定本)，另一本題為《忠義水滸傳》。<sup>79</sup> 是否此另一本子即為愚所測其可能存在之本子？單據吾人目前所已知之資料而言，此點尚未能遽加論定。晁瑛為直隸大名府開州匠籍，其於通俗文學饒有興趣，亦於此藏書紀錄可見。

田、王部分故事之加入，雖為「插增本」所標榜之特點，然而此特點其實亦非「插增本」所獨具。鄭西諦先生曾記錄渠於一九二七年在巴黎獲讀此「插增本」之印象，謂此殘存僅一卷半（第二十卷全卷及第二十一卷之半）之內容，與一百十五回本比較，除一百十五回本內有一節為「插增本」所無之外，其餘可以比對之部分多相同。<sup>80</sup> 愚於一九七三年春，亦嘗在巴黎閱讀此殘卷。殘本所包括者第二十卷（第九十九至一百零一回）及第二十一卷部分（第一百零二回），蓋相當於一百十五回本第九十五至第一百回者。以殘本文字共一百十五回本諸回互勘，愚發現同一句子殘本之句法有視一百十五回本為尤簡者，然其含義實無殊，且亦偶有殘本所收為一百十五回本所缺者，例如卷二十 101/29b 回末「蕭家兄弟志堅忠」詩一首，「插增本」有之，而一百十五回本第九十九回則無有也。然此詩在另一簡本《忠義水滸志傳評林》相同地方亦未收入；且一百十五回本有時亦或修潤「插增本」之文字，例如「插增本」殘卷第一百零二回之回目為「李逵受困於駱谷，宋江智取洮陽城」，一百十五回本改回目上半為「李逵受困駱谷口」，俾與下聯相對，而《水滸志傳評林》此處回目又與「插增本」同。其於他處，《評林》本回目亦有更接近一百十五回本而與「插增本」文字微異者，此三本之間若能詳作校勘，雖不能必其定有巨大收穫，固亦有裨於澄清簡本系統有關之若干問題也；惟學者之校勘必須實事求是，庶免持偏概全，挂一漏萬之譏耳。「插增本」與《忠義水滸志傳評林》相當部分之校記，日本學者白木直也先生已先吾人為之，收入所著《巴黎本水滸全傳の研究》一書中（自印本一九六五年在廣島出版，頁23—61），學者可以查閱。《志傳評林》二十五卷刻於萬曆二十二年（1594），亦係由刊行「插增本」之建陽余氏雙峯堂所刻。<sup>81</sup> 現在吾人所知明刊本一百十五回本之《水滸》最早者亦可能刻於萬曆間，其時間或與《評林》本相近，而「插增本」可能早於《評林》。是以如據現存各簡本而論，「插增本」亦可謂增入田、王部分最早者矣。

<sup>79</sup> 子雜類，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頁100及頁108；參看《通俗》，頁182；嚴敦易，前引，頁203，細註七。

<sup>80</sup> 《研究》下冊，頁1282。

<sup>81</sup> 《通俗》，頁185；嚴敦易，前引，頁188。



雙峯堂主持人之一爲余象斗，「插增本」雖余氏所刻，然此插增之文字或非余氏所造。白木直也先生曾舉出《志傳評林》眉批「《水滸》辨」文字，<sup>82</sup>用以說明在《評林》以前，閩中已刊行至少十餘種有插圖之《水滸》本子，雖然在同一眉批中並未提及「插增本」之刊行。假如吾人懸想在巴黎藏殘卷「插增本」及現存其他簡本之前已另有一「插增本」，則此更早之插增本，可能爲已有田、王活動在內之一百十五回刻本之祖本，或爲現存殘卷「插增本」及或者在彼時亦已同時存在之舊刻本一百十五回《水滸》共同之所出。

巴黎藏殘卷「插增本」既不完全，據日本日光藏二十五卷《評林》本影印之新刊本雖已於一九五六年問世，<sup>83</sup>在詳細校勘工作尚未進行之前，本文仍倚賴坊間較易得之《漢宋奇書》本一百十五回本《水滸》爲主，用以研究《水滸傳》田、王部分之作者問題。蓋愚之假定，亦上同於魯迅、何心諸人，以爲此一百十五回本亦有其甚早之淵源也。

「插增本」殘卷及若干其他簡本系統之本子多刊於福建。有溫陵鄭大郁序之一百十五回黎光堂本爲紀錄中此本子之最早者，似刻於萬曆間，然其本已佚。今日可見之一百十五回劉興我本係崇禎間（1628—1643）刻於廣東富沙，然其根據亦爲黎光堂，當可視爲閩本之枝蔓。<sup>84</sup>此劉興我本與《評林》本皆爲二十五卷。《評林》本之全名爲《京本增補校正全像忠義水滸志傳評林》，此劉興我刻一百十五回本板葉中縫則題《忠義水滸志傳》。兩者之間相同之處是否僅出偶然，或別有血緣關係，非校覈無以窮其異也。然無論如何，一百十五回本之《水滸》雖爲福建書商所刻，實非全爲福建書商所創造。《評林》及「插增本」之題名皆有「京本」二字，或出廣告性質之標榜，然下文愚所舉之一證，則係一百十五回本書中之內證。一百十五回本105/6b叙宋江同吳用、花榮等觀望地勢，問土人屯軍地名，知爲密慶寺。「吳用聽罷，拱手稱賀曰：『王慶合休矣！今將軍馬屯在此，寺名密慶寺，密字與滅字同音，王慶想當擒滅矣。』宋江大喜。」案「密」「滅」同音，惟江、浙地區有之，不能謂爲閩本之濫觴。

愚於前文曾引證《隋唐志傳》與《殘唐五代史演義傳》皆有模擬《三國》之處。一百十五回本征田虎、王慶部分亦有相類之情形，例如：

<sup>82</sup> 白木直也《水滸插增田虎王慶本と水滸志傳評林本》一文，一九五七年十月在名古屋大學日本中國學會宣讀，引見厄爾文《水滸傳新探》，前引，頁412。參看嚴敦易，前引，頁187；白木直也《巴黎本水滸全傳の研究》，頁11。

<sup>83</sup> 參看註七十二。

<sup>84</sup> 嚴敦易，前引，頁194；《通俗》，頁185—186。參閱神山閩次《水滸傳諸本》，《斯文》，卷十二，第三期，1930，及本篇註六十三。

- (1) 100/16a—b 叙黃仲實向劉以敬獻策困李逵於駱谷。其地「兩下盡是高山，只有一條路入去，後面困絕。」「可以詐敗引入谷中，却令我軍從小徑走入，隨即將樹木亂石塞斷路徑，前面山口埋伏弓弩，兩邊把住。使他人馬外不能入，內不能出。」（《三國》101/1302 張郃死於木門道）
- (2) 103/2a 孫安「發暈數次，大叫三聲而死」。（《三國》57/716 周瑜之死）
- (3) 104/13a 叙鄉人告宋江村中須用生人祭賽，宋江弗忍。「便令軍中用麵造下大饅頭四十九個，殺牛宰馬，備香燭紙錢之類。」（《三國》91/1159—1160 諸葛亮祭瀘水）
- (4) 105/24b 叙雷應春之寡婦白夫人跨下獅子獸口吐青烟，不可抵當。吳用告宋江云：「昔諸葛孔明征蠻之時，曾造假獸，形如獅子以破蠻兵。小弟頗知其法。今日兄長可令軍中依法製造五百個毛蟲，盡用皮毛裝飾。將身上用金箔敷貼，其尾用火炬，口藏硫磺燄硝。」（《三國》90/1148）
- (5) 同回105/10b 公孫勝擇定十二月甲子夜在秦州城外祭風。「公孫勝臨夜登臺，披髮仗劍，步罡祭風。將次二更，只見東南風起……」（《三國》49/622 諸葛亮祭風）

上引諸例可證一百十五回本《水滸》征田、王部分亦與《隋唐志傳》、《殘唐五代史演義傳》相仿，有利用《三國》情節及描寫之處。且此一部分之一百十五回本《水滸》，又有與《殘唐五代史傳》有同嗜焉者，則為其中亦包含若干鄙俗之獨立故事，富趣味與吸引力者，如：

- (1) 羅真人告其徒公孫勝，「你後往淮西，從東鷲山過，有一獨火鬼王，神通廣大，凡人難敵。」惟得三昧真火始可敵之。欲得此三昧真火，須去「山西地面有座清涼山，過去有一座馬耳山，山上有座華光廟，要去此處求他〔華光〕可破。」（87/3b）此一故事之後半，則見下文第一百零四回。宋江等人果為獨火大王阻住去路，公孫勝馬靈兩人到馬耳山華光廟求援，華光現身為之撲滅妖魔。（104/17a）
- (2) 宋江朦朧而睡，在夢中為金甲神請去見大帝，又為大聖。大聖告宋江征河北田虎後，「又有救命差你收伏淮西，千難萬難。故此先差河北有勇之人協助，此數人是上界星宿：喬道清是護法金童，孫安是淮西九龍灣龍王，瓊英女是上界六甲之女。若無此三人，如何收得淮西王慶？……」（91/16b—17b）

- (3) 王慶造反之前，本係八十萬禁軍教頭。是時有六國差使臣來勒我朝廷槍手出試，鬥個勝負。「若勝便不來侵我國，若輸與六國，那時每年納六國歲幣。……却得王慶取了軍令狀，就金殿下與六國強比槍，被王慶刺死。止有四個月滿，便陞總管。」太尉高俅欲報答恩人柳世雄，勸王慶「把總管借與他，吾與你聽令使臣之職，我自有關顧你處。」王慶不聽，亦不肯受高俅銀兩。來日覆試槍棒，王、柳兩人比槍法，「王慶復一槍把柳世雄牙齒打落」。高俅尋事罪之，刺配准西李州牢城營安置。(95/22a—24b)
- (4) 龐元本係武科出身，蒙聖恩除授光州普利縣巡檢，赴任途中，經過李州。恐缺乏盤費，因此使同棒子與衆看，並售一百帖梅蘇膏治男女百病。觀場者二三百人，但無一人資助。龐元焦急，云：「昔有個故事說從好：那南山有個貧子，生一身癩瘡。去遊山，獲得一個野豬。這貧子歡喜曰：『世人言癩子吃野豬肉必死。我是貧子，又生癩瘡，值得什麼？且把這豬殺了，煮熟做兩日吃了。』這貧子癩瘡倒好了。原來這野豬在山吃了驚〔罌〕粟葉，甘草，檳榔皮，這貧子有緣，是吃了藥的野豬應效，醫好了這個癩子。那北山亦有一貧子，也生一身癩瘡。一日撞見南山貧子癩瘡都好了，便問：『你這癩瘡如何都好了？』南山貧子曰：『我獲得一個野豬，殺來吃了，因此好了。』北山貧子見說也去尋個野豬，殺來吃了。那貧子吃了不過二三日死了。南山貧子笑曰：『我這野豬是服藥的，醫得病好。他是不服藥的畜生，如何醫得病？』」(96/10b—12a)
- (5) 「王慶便走過東留村來，見一廟宇。王慶倚了朴刀，在門邊坐候妻子不到，又等一更，忽然睡去。只看見廟宇內兩個莊客出來曰：『太公請你叙話。』王慶跟他入去，廳上見一人身穿白縐袍，頭頂學士巾，在上面坐。席上排三牲酒果之物，便請王慶對坐。莊客放朴刀在壁上，便斟酒。王慶見莊主不相識，那莊主忽然淚如雨下曰：『我姓劉，排行第五，名慶，喚做五郎，便是汝之前身。一魂在此爲神，二魂是汝爲人……』。……王慶醒來，記得神人說的言語。」(98/15a—16b)

上引第(1)節所述之華光，通俗小說中另有《南遊記》，又名《全像華光南遊志傳》，有明刻本，亦福建版，現藏倫敦英國博物院。<sup>85</sup>學者多信此書爲余象斗之著述，以明刻本

<sup>85</sup> 《倫敦》，頁29；頁188—189。

亦署「三台館山人仰止余象斗編」也。雖然，吾人於建陽余氏所印諸書雖頗見其規模，余氏諸人之背景仍極不熟悉。所可言者，百回本《水滸》中（37/595；38/619）詩詞亦有華光，而華光本身之來原亦甚早也。<sup>86</sup>至若龐元所說之故事，滑稽突梯，殊可入《笑林廣記》。繁本（一百二十回本）亦有龐元，為陝州張管營小夫人之胞弟，亦能使槍棒耍子，然故事之線索情節與簡本歧異，其風趣亦不逮簡本之朴質動人。

主張簡本系統諸書之必非從百回繁本出者，其論據之一，即謂簡本中有若干情節，實繁本所無。一百十五回本 78/14a—15a 朝廷敕宋江等征遼時，即差宿太尉親齎詔敕去宋江軍前宣示，其文不見於一百二十回本，亦不見於百回本芥子園刊本。然其餘各版百回本多有之，未足以為此說之徵明也。（繁本詔書文字，參看《水滸全傳》本 83/1369—1370。如核對繁、簡兩本文句，一百十五回本云「夙夜匪怠」，繁本「匪」作「靡」；「悉從便宜處治」，繁本「便宜」作「便益」，實不及簡本雅馴也。）<sup>87</sup>下面所鈔一百十五回本文字，則多簡本中所獨有者：

- (1) 宋江及梁山泊羣雄遇赦後，征遼以前，仍有一部分人回梁山泊寨內安排善後。「山中屋宇，三關城垣，及忠義堂等盡行拆毀。」(78/16a)在繁本中(83/1326；或《水滸全傳》本 83/1370)文字為「山中應有屋宇房舍，任從居民搬拆。三關城垣，忠義等屋，盡行拆毀」。繁本各本文字咸同，忠義堂變為「忠義等屋」，似非的當，然而簡本實不必從繁本來。
- (2) 盧俊義等十三人不見踪跡，解珍、解寶奉命扮作獵戶，赴山中探聽。在山中兩人借宿老婦家，老婦有二子，亦獵戶，長子「姓劉，排行第一；兄弟劉二。祖居在此，父亡母存。」(80/21b)。然繁本(86/1374；或《水滸全傳》本86/1416)則為「那兩個道：『俺祖居在此。俺是劉二，兄弟劉三。父是劉一，不幸死了。止有母親，專靠打獵營生。』」
- (3) 天壽公主之名見80/13a，為答里孛玄。繁本（87/1389，88/1399；或《水滸全傳》本 87/1428，88/1438）則作答里孛。
- (4) 遼國國主之名，在 82/22b 為耶律得輝。繁本（89/1419；或《水滸全傳》本 89/1458）則作耶律輝。

<sup>86</sup> 參看拙著《佛道教影響中國小說考》第一卷（Liu Ts'un-yan, *Buddhist and Taoist Influences on Chinese Novels*, Vol. I, Otto Harrassowitz, 1962），頁176—177。

<sup>87</sup> 參看註六十二，關於《水滸全傳》。

- (5) 在 80/16a—b 有讚頌體之韻句，描寫遼將瓊妖納延、寇鎮遠兩人之打扮。此讚頌文字明係描繪二人者，因敘述中已說明「二人一般打扮」也。繁本似有不慊於此，故易其字句為「門旗開處，那個瓊先鋒當先出馬。怎生打扮？但見……」，然後襲用原詞，七十六字中僅十六字微有異同。其動詞、形容詞之修改，孰優孰劣，殊難質言。然簡本原詞有「腰束荔枝七寶黃金帶」之句，荔枝一語用以描寫七寶黃金帶，實係簡本用元代軍人服飾之文，《元史·輿服志》尚有可參。今繁本各本俱保存此句，惟易動詞「束」字為「繫」。如閩刊簡本並非獨立之本，而係從繁本刪割，則繁本本身有此荔枝帶一詞亦必係從較舊之本子來。（參看繁本 87/1393；或《水滸全傳》本 87/1431。）

一百二十回繁本《水滸》之第九十一至一百十回，為繁本據閩本插增之田虎、王慶部分加以修訂甚至改作者，其異同之理由甚明，可以弗論。所當論者，繁本百回本第九十一至一百回、即一百二十回本第一百十一回至一百二十回征方臘部分，其與一百十五回簡本情節或文字之比較亦有可見：

- (6) 方臘部下鎮守宣州經畧使在簡本 108/4b 中為余慶。繁本一百二十回本（112/1708）及芥子園本作家餘慶，惟其他繁本仍作余慶（《水滸全傳》112/1688）。家為宋代普通姓氏。<sup>88</sup>
- (7) 簡本（卷五十五，109/20a）燕青報捷云「自離宣州，盧先鋒分兵兩處攻打湖州，殺死偽留守弓溫并副將呂洪，平服湖州」。繁本（114/1727或《水滸全傳》本114/1708）無呂洪之名，惟云「殺死偽留守弓溫并手下副將五員」。
- (8) 簡本（卷五十六，109/2b—3a）叙方天定傳下令旨，分三路軍馬策應：司行方引四員首將救應德清縣；厲天潤引四員首將救應獨松關；石寶引八員首將各引軍三萬，望奉口鎮進發。繼言「厲天潤一枝軍馬望杭州進發」。繁本系統中，百回本厲天潤作厲天閏，相當於前引末一句處作「元帥司行方引了一枝軍馬，救應德清州，望奉口鎮進發。元帥厲天閏，引了一枝軍馬，救應獨松關，望餘杭州進發。」（《水滸全傳》本114/1712，此回相當於百回本第九十四回。）百回本除鄭西諦藏殘本外，現存無早於萬曆己丑（1589）天都外臣序本者；此節文字改石寶為「引八員首將，總軍出郭迎敵大隊人馬」，而無「望奉口鎮進發」之文，故尚能自圓其說。楊定見一百二十回本刻於萬曆甲寅（1614），厲

<sup>88</sup> 見《宋史》，《二十五史》本，390/1017，421/1085，475/1205。



天潤之名仍作天潤，同於簡本；然其與前引一百十五回及百回本相應之一段文字，則刪去百回本「望奉口鎮進發。元帥厲天閩，引了一支軍馬，救應獨松關」數句，而作「元帥司行方引了一枝軍馬，救應德清州，望餘杭州進發」（114/1732—1733），直併兩條文字為一條矣。兩種繁本皆與簡本不同，亦皆悖簡本原有之條理。簡本文字誠蕪俗鄙陋，然若果從繁本百回本脫穎而出，不應與繁本間有如是之不同也。

- (9) 簡本中宋江聞張順被箭死湧金門外，「哭得昏倒，……宋江曰：『吾喪考妣不過如是痛心透骨！』差人到京師取回安道全。」（卷五十六，109/10a）安道全為《水滸傳》中之神醫。繁本（114/1741或《水滸全傳》本114/1718）皆無取安道全之文。
- (10) 簡本叙清溪縣破後，「杜微躲在娼妓家，被杜興拿住」（卷五十九，113/1b）。杜興綽號鬼臉兒，《水滸》地煞中有名字者也。繁本則言杜微「躲在他原養的娼妓王嬌嬌家，被他社老獻將出來」（118/1804或《水滸全傳》本118/1777，相當於百回本之第九十八回）。
- (11) 吾人如將一百十五回本內所收之詩詞共諸繁本相比較，亦可稍窺見《水滸傳》之演變情形。一般言之，一百十五回簡本每回前之引首詩，楊定見增編一百二十回本多已刪去，然百回本則常加保存，並作部分之修飾。然亦有例外者，如一百十五回本 81/18b—19b「羊角風旋天地黑」古風一篇，在百回本之第八十八回中仍保存，全篇一百九十六字中僅十四字不同（《水滸全傳》本88/1435）。一百二十回本則將此篇文字或刪或增，大加改動，所餘僅十餘句可證其來原根據，且又將全文移植至上一回（第八十七回）內（87/1391—1392或《水滸全傳》本87/1433細註十四）。一百十五回簡本原句「連環駿馬追風急」、「胡笳共和天山歌」之類，百回本改「追」為「超」、改「和」為「賀」，此二處實不如原作之高明。又一百十五回本內若干詩詞，雜於正文間者，常有「有詩為證」一句以啓之。如 77/10a—b 光祿寺排宴，即有「天地形靈萬古乖」一首七律，亦見百回本（《水滸全傳》本82/1360），然字句已稍改動。其首句即易為「堯舜垂衣四惡摧」，引《尚書》典實，<sup>89</sup>稍勝於原作之俚。若簡本之編纂者先

<sup>89</sup> 《尚書注疏》卷三，《舜典》，《十三經注疏》，嘉慶乙亥（1815）刻本，台北影印本，1965，第一冊，頁31。

獲見此百回本之句，則無煩改作也。一百二十回本除田、王部分外多數採用百回本之文，惟此處(82/1322；或《水滸全傳》本 82/1366 細註一〇六至一〇九)則僅保存簡本之中間四句，稍加潤色而成一七絕。其餘詩詞，一百十五回原有者在百回本中發現仍甚多，惟在一百二十回本則即或幸而收入，亦必大加刪削，惟細心勘合，或可覓其端倪耳。試檢百回本(《水滸全傳》本) 83/1371 及 88/1439 二詩(原收一百十五回本 78/17a—b 及 81/4a—b，百回本改動不大)，取共一百二十回本 83/1327 及 88/1401 同樣地位之兩詩相較，當可證愚說之不謬(參看《水滸全傳》本 83/1380 細註十四、十五，88/1449 細註四十一)。

一百十五回簡本 82/21b 有「太尉承宣不敢停」一絕。句尾之「停」字本當共次句及末句押韻。末句之韻腳為「君」，不能與首句之「停」，次句之「廷」字相協。是故百回本(《水滸全傳》89/1459)改末句「弁服貂裘逐使君」為「弁服雕題逐使星」。但「弁服」一詞，如非板刻有誤，似不及弁服之古雅；此亦或可見簡本之非鈔襲繁本者。一百二十回本刪去百回本此處數句，故無此詩。一百十五回本 76/7b—8a 有燕青所唱《漁家樂》一闋，此闋實即《蝶戀花》或《漁水同歡》之異稱，然《漁家樂》之名殊不普遍。百回本遂易之為《漁家傲》(81/1301；《水滸全傳》本 81/1339—1340)。然《漁家傲》詞之譜與字數實與《漁家樂》不同，百回本編纂者於此蓋失檢耳。

以上十一點不過畧論繁簡二本文字情節之異，或可畧見少數學者所以主張簡本實較古，且在百回繁本之先之故。簡本之中亦有若干人名，絕不見於繁本者，以其過瑣細，姑置弗道。何心先生於《水滸研究》中嘗主張原始之古本各處多用「日」字，後始改為「道」(頁75，373—374)，此在一百十五回本各回皆能證實。尚有簡繁本文詞之不同處多端，前賢所已指出，本篇亦不再贅述。

既然征田虎、王慶部分之故事，即在簡本中亦已被公認為插增者，然則誰為插增此部分之人，亦一值得研究之一問題。前文討論《殘唐五代演義傳》之內容時，愚曾指出一百十五回本 91/21a—b 李逵貪看鬥雞之一故事，謂其與高文秀所撰之《黑旋風鬥雞會》雜劇有關。厄爾文先生於其《水滸傳之演變》<sup>90</sup>中亦嘗注意及此，惟疑此出於余象斗之創造。此點實頗可商。小說中言李逵看鬥雞迷失路徑，遇老丈「鬚眉皓白，形貌蒼

<sup>90</sup> 厄爾文《水滸傳之演變》，前引，頁70—71。

古」，告以「我這裏與仙境隔隣，名喚鬥雞村。只見錢、龐兩姓。老夫本處姓錢，因避黃巢之亂移居在此，不知經過幾多年數了」，嗣安排夜膳與李逵食，逵飯畢欲就地上睡至天明，老丈勸其「速回，若稍遲延不得回矣」。及李逵還，「將鬥雞村的景緻說了一遍，只宿一夜，怎的有七日。」雜劇《鬥雞會》已佚，不知其中有無叙及避黃巢亂之情節。然黃巢起兵為題署「貫中羅本編輯」之《殘唐五代史演義傳》之開端，六十回書中黃巢有關部分佔三分之一，益以前文愚所提《殘唐五代》及一百十五回本《水滸》王慶部分（他本亦有之，例如巴黎殘卷插增本卷二十一，102/1b）俱有汪太史之名，則簡本系統之田、王部分，吾人但從研究羅貫中之著作一點言之，或亦未容忽視。

一百十五回本《水滸》所用之語彙，複詞，短句，多可在繁本之各種版本內覓得。吾人如相信簡本原係從繁本系統之本子出者，此點自無足怪。雖然，簡本之中時亦有若干語彙，並不用於繁本者，若然，則所謂簡本自繁本刪削而成之理論，吾人勢需細加審查。下列之兩表，或可幫助說明與此項問題頗有關係之基本事實兩點：（一）不論簡本是否當為繁本之祖本或其原型，抑簡本實係從刪削繁本而來，其間當然可能有不少共同使用之語彙。因從理論上言之，二者既可能遠溯有共同之淵源，而通俗性之平話體裁文字，或其稍後之加工，與經過編纂修飾甚至改寫之同一故事之後來寫定，亦不一定互不相能。是以在附表（甲）內，讀者可以發現即或為最晦澀罕用之複詞，俱有互見之機會。（二）一百十五回簡本內之第八十四至一百零六回，已知其大體上與「插增本」之田、王部分相近（此亦可從將一百十五回本第九十五至一百回與「插增本」殘存之第九十九至一百零一回互勘得到證明），則因其為插增性質，雖或亦經同時或後來之書賈編纂與潤色，其文筆應與書中之非田、王部分，如一百十五回本之《楔子》，第一至八十三回及第一零七至一百十五回不同。故此共二十三回中所使用之語彙，殊有特別提出注意之必要。在理論上，其用詞不僅可能與一百十五回本其他各回有差異，且亦可能與繁本百回本相殊，因百回本內並無征田虎、王慶故事也。雖然，不論為繁為簡，各本俱嘗經過不止一手或不止一次或多或少之增潤改動，此種大海撈針式之探索，自亦有時而窮。運心弗專，乃致一無所獲，其或幸而得一二有用之線索，更不必自矜有所見，或可供學者更進一步之細味與深思而已。表（乙）之作即為是故。

## 柳存仁 甲 表

一百十五回本《水滸》 (67至115回取樣)	一百二十回楊定見本 (頁碼照1959商務印書館重印本)	一百回本《水滸》 (頁碼照《水滸全傳》本)
入肩 76/23b	81/1294, 81/1297	81/1334, 81/1336
屯札 78/15b—16a, 79/11b, 80/20a, 109/6a(卷56), 114/5b 〔田、王部分〕85/27a, 86/11a, 93/13a, 99/2a, 102/22b, 103/26a, 105/24a	52/865, 87/1392, 114/1736 〔田、王部分〕91/1441, 110/ 1668 屯箭 63/1042 屯柴 119/1818	52/865, 63/1076, 87/1430, 114/1715(94回); 119/1791(99回)
幹功〔田、王部分〕85/9a(卷44)	79/1262	79/1304
善觀方便 80/15b(卷41) 〔田、王部分〕86/19a, 90/19b	69/1119, 70/1135, 87/1393	69/1170, 70/1186—7, 87/1430
分撥 79/20b, 107/12b, 108/19a, 109/4b(卷56) 〔田、王部分〕87/23a, 90/3a, 93/7b, 98/24b, 102/19a, 103/3b(卷52), 105/7a (卷53), 106/16a	41/666—7, 71/1157, 113/1711	41/657, 71/1205, 113/1693(93 回)
點撥〔田、王部分〕89/25a, 93/10a	32/510	32/498
天心正法〔田、王部分〕87/3a (卷45)	60/979	60/1005
綽〔田、王部分〕93/11b	50/827, 55/905, 65/1068	55/921, 65/1111 掉50/826
贖〔藥〕〔田、王部分〕95/25a—b 於路無辭 78/16a	贖藥 12/186, 36/586, 39/627 於路無話 52/853, 83/1326, 119/1830 〔田、王部分〕101/1555, 110/1676	贖藥 12/182, 36/573, 39/617 於路無話 52/857, 83/1370, 119/1799(99回)
於路死了〔田、王部分〕95/3b (卷48)	於路逃難 57/935	於路逃難 57/957

旗鼓〔田、王部分〕98/6a, 旗鼓勢96/8b, 98/8b	旗鼓 2/26, 9/145, 〔田、王部分〕102/1571	旗鼓 2/24, 9/141
架隔〔田、王部分〕96/12b—13a, 98/7a	14/211, 17/249	14/207, 17/241
煙麵〔田、王部分〕96/13b, 97/3a (卷49)	24/275	24/363
登東廁〔田、王部分〕97/19a	假登東〔田、王部分〕109/1655	
承局〔田、王部分〕97/24b	7/123, 20/307, 44/722	7/119, 20/294, 44/713
證見〔田、王部分〕98/7a	12/184—5, 26/423, 26/430, 33/537	12/180—1, 26/410, 26/415, 33/523
點茶〔田、王部分〕98/13b	45/744 點…茶 24/385, 24/391, 24/395	45/736 點…茶24/369, 24/374, 24/377
標鎗〔田、王部分〕88/19a, 90/7a, 98/18a, 102/14a	鏢 40/657	鏢 40/646
催趲 109/3a (卷56), 114/11b 〔田、王部分〕98/1b (卷50), 102/16b	30/481, 41/674, 66/1073 催價 83/1324	30/466, 41/663, 66/1121 催價 83/1368
疎放〔田、王部分〕98/21b	80/1282	80/1322
相幫〔田、王部分〕103/9a	62/1024	62/1052
打拴 106/18b, 107/7b	16/232, 18/275, 111/1681	16/228, 18/263, 111/1667

## 乙 表

一百十五回《水滸》 (67至115回取樣)	一百二十四回楊定見本 (頁碼照1959商務印書館重印本)	一百回本《水滸》 (頁碼照《水滸全傳》本)
拋入 76/14a	濛過 81/1306	濛過 81/1344
倏忽 77/23a	倏爾 82/1315	倏爾 82/1353
簇住不行 78/18a	簇住了不行 83/1328	簇住了不行 83/1372
甚惡我等 78/18b	甚是不喜我等 83/1329	甚是不喜我等 83/1372
密地入城 78/18b	悄悄進城 83/1329	悄悄進城 83/1372

- 席地而坐 79/13b 草地上坐下 84/1345 草地上坐下 84/1384
- 閃了左臂〔田、王部分〕95/25a 閃腕〔腕〕腿 42/684 閃腕腿 42/676
- 閃腕〔腕〕了腿 43/702, 56/924—6 閃腕了腿 43/695, 56/944, 56/946
- 合棒〔田、王部分〕96/9a, 97/21b; 使合棒僅〔田、王部分〕 與一百二十回本之情形相同  
(參看2/24, 9/140—1)
- 使合棒〔田、王部分〕 96/8a, 98/6b; 9/145有「較量一棒」; 9/145又  
有「和你使一棒」之語。《水滸》前若干回內「合」字僅作  
量詞用, 例如9/146「使了四  
五合棒」是。愚疑使合棒當為  
使一合棒或使幾合棒之縮稱,  
「合」或可作「回」解, 複詞  
中原有「回合」。此亦《水滸》  
語法上之一端。
- 較量一棒〔田、王部分〕 97/23b
- 嫂嫂〔田、王部分〕97/2b(卷49) 24/367, 44/735 24/356, 44/723
- 尊嫂嫂〔田、王部分〕97/1a(卷49) 阿嫂 7/118, 27/446, 58/956 阿嫂 7/115, 27/431, 58/976
- 妻子〔田、王部分〕97/1a—b 渾家 7/121, 27/443—4, 渾家 7/117(貫華堂本作老  
(卷49); 妻(范全妻) 32/520 婆); 27/429—30, 32/505
- 97/1b(卷49)
- 渾家〔田、王部分〕97/3a(卷49) 老婆 7/121 老婆 7/117
- 探子〔田、王部分〕85/3a(卷44), 57/932 57/955
- 99/6b, 103/2b(卷52)
- 探卒 71/2b(卷35), 75/14a
- 探軍 79/1a(卷40)
- 探馬 80/3b(卷41) 66/1080 66/1127
- 〔田、王部分〕85/23a
- 流星探馬 79/8b 流星報馬 63/1037 流星報馬 63/1073
- 遠探報馬 55/902 遠探報馬 55/918
- 探細人 55/911, 66/1076 探細人 55/925, 66/1124
- 探事人 48/803, 67/1089, 68/1103 探事人 48/800, 67/1138, 68/1154

黑禽獸〔田、王部分〕106/20a	黑廝 71/1159 〔田、王部分〕110/1168	黑廝 71/1206
昆玉〔田、王部分〕98/21b, 99/7b, 103/9b; 弟兄〔田 、王部分〕99/9a; 兄弟84/12a	弟兄 15/223, 36/585 兄弟 15/222, 36/585	弟兄 15/218, 36/571 兄弟 15/217, 36/571
拘集 73/17b		
拘刷 74/22b(卷35); 拘率〔田、 王部分〕105/4b(卷53)	拘刷 78/1250, 78/1253, 79/1261, 79/1266	拘刷 78/1294, 78/1296, 79/1303, 79/1307
拘管 107/6b	111/1680	111/1667(91回)
必定有人在你面前說甚話來 〔田、王部分〕106/21b	莫不誰在你行說甚來 〔田、王部分〕110/1669	

上列兩表讀者可見簡本一百十五回用語不同於繁本之處甚多，而其中之征田虎、王慶部分用詞不同於同書他回者亦頗有之，則愚上文之假設似尚不能謂為架空虛誕。舊說此項「插增」之本可能即閩書林余象斗等之所為，近年已有辨其失者，<sup>91</sup>蓋「插增」固不自余氏始，余氏諸人之工作或為稍整理其文字，增加一二讚頌之詞，如《志傳評林》卷二十二 1b 有余呈被捉不肯順從被殺一節，並有「仰止余先生觀到此處，有詩為證」絕句一首，其實此詩一百十五回本第一百回亦有之，僅絕句後半首文字不同，其由來也有自，未可全委為閩書賈弄狡獪也。如以一百十五回或其舊本中之征田、王部分，從文字校勘觀點共題署羅貫中之其他著作合併觀之，則此征田、王部分亦似頗能與之溶合無間。

前文愚已嘗論及一百十五回本之田、王部分有模擬《三國》情節之處。此種模擬，與說話人或故事說部之編纂者習用之套語，如「拍馬出陣」，「此等之人，何足懼哉」之爛熟套語不同，盡套語人人可用，因之亦可見於任何書中，而此則獨屬於一人特定之著作，其情其理有需加以分析者也。十四世紀中期之小說作者，所以可能將其著述之一部分重複之於其本人之其他作品者，蓋以其著述最早僅供說話人宣講廣說之用，未必即為閱讀，而市井村墟作場，聽眾半為文盲，說者祭舌如蓮花，敏捷便給，聽故事者傾倒其藝也且不暇，誰復能執其以往所說之相重者而相質難？況聽者未必日日浸沈於是，此去彼來，說話人更無虞於枝梧困窘。其幸運者（假定為羅貫中），所說之作品以後或有

<sup>91</sup> 厄爾文《水滸傳新探》，前引，頁411—415。

付梓之機會，然亦非其全部，亦未必同在一時刊行。即如吾人所知者，存本中最早之《三國志通俗演義》之付刊刻約在羅氏卒後一百年，至於其他題署為羅氏編輯之作品，印行更在此約八十年之後。是故倘羅氏有意在其著述中重複其一部分之情節，為人發覺之機會實亦極微，更無人謂其缺乏想像力與創造性。就其背景與生活環境言之，羅氏能運用如此繁重巨大之歷史素材，捏合裝點，衍成連續而且精彩之歷史故事，其影響於都市與鄉村之生活者如是之悠久且鉅，宜其可以躊躇滿志。故事之客觀條件偶有相似之時，心領冥會，於無意之中重複其情節或敘述於不自覺，此亦愚偶然發現者，如：

……四下樹木盡燒着，衆將并隨軍各不能相顧。宋江走到半山，空中現出一個猛惡凶神來，遍身是火，口中又吐出火光。大叫曰：「宋江慢走！」宋江看見嚇倒在地。曹洪背起宋江，與宗得真曰：「你可急去尋公孫勝、喬道清來，作法接應。」宗得真拚死先走，曹洪背了宋江，不顧死活，冲〔衝〕出火林中奔走。獨火鬼王隨後風捲趕來，看着危急，公孫勝仗劍步罡，祈下雨來。喬道清取清溪法水，噴滅了孽火，獨火鬼乃退，依然雨散風息，天地明朗。隨後花榮、林冲、朱仝等都到，衆人保宋江回營。衆人都來看視，宋江曰：「我出征多年，未曾見怪。今日若非曹洪兄弟一力救回，焉能與衆相見？」（一百十五回本《水滸》104/14b—15a）

此節文字或故事粗讀之，似未曾重複於任何其他題為羅氏之說部。然吾人苟檢《三國》第五十八回，則發現《三國》與此節相銜連之線索。《三國》之故事為：曹洪與徐晃二人奉曹操命守潼關，期以十日，如於十日內失關隘皆斬。至第九日曹洪不能忍對方馬超軍士之辱罵，開關迎戰，果失潼關。操怒欲斬洪，為衆官告免。其後馬超追趕曹操，操幾被獲，幸遇曹洪來救得脫。及還寨，操歎曰：「吾若殺了曹洪，今日必死於馬超之手也！」（58/734—5；《三國志傳》10/15a；嘉靖本《通俗演義》12/43a）此兩故事有一部分情節相似，曹洪之名復相同。蓋此看似無關之兩故事，苟其創作者為同一人，在此同一人之腦海中或竟重複其故事之情節於不自覺。若其出於他人之模擬，則曹洪之名大可避免，亦不致露此破綻。

在一百十五回本《水滸》之征田、王部分，亦有情景相類之一段，初看似與他書無關者。此為85/6b，元仲良被宋江諸將活捉，宋江勸其降，仲良不允，但願早賜一死。若得免，「今魏州城天王堂，吾去那裏修行」；蓋仲良有老父在家，欲攜父同往天王堂出家也。宋江允之。仲良尚有部將魯〔魯〕全美，仲良問之，全美曰：「家有老母妻子在城東，離魏州一百五十里，欲回家養親，不知元帥容否？」仲良曰：「我尚有老父在



家，攜父同往天王堂出家。」二人拜別，各洒淚而去。案，天王者，毗沙門天王（Vaiśravaṇa）之省稱，自唐代以還頗為朝野所崇祀。<sup>92</sup>宋代各地多有天王堂，《水滸》小說第九回中之林冲發配滄州看守天王堂，一百十五回《水滸》第九十六回王慶發配李州亦發去管天王堂，每日燒香掃地，乃營中省氣力的勾當，皆其事也。不意《殘唐五代史演義傳》中乃有下述之一節：

那時〔李〕存孝把鄧天王拿到營中，叫軍士把他斬了首級，見我父王。鄧天王放聲大哭。存孝說：「你這大漢，如何怕死？」天王道：「我這一哭，非是怕死。我只因有兩件事不足，故此大哭。」存孝問是那兩件事不全？鄧天王告曰：「我第一件，家有八十歲的老母，黃金未曾入土。第二件是我本事不全，方天戟畧展一展，就被太保所擒。」存孝問曰：「你是那裏人氏？」天王答曰：「我是曹州人。」存孝曰：「我今饒你性命，你休要順巢，逕回曹州去；一來侍奉你八旬老母，二來把你本事學全了來見我。」遂令軍士取披挂還他。鄧天王拜辭了存孝上來，逕回曹州去了。（18/48a）

鄧天王之名實自天王堂或佛教之天王出。此兩節故事在形式上毫無關連，惟在撰寫者之潛意識中可能有思想上之聯念，其關係更比形式上之模擬為深。

多年以前愚嘗證明十六世紀中葉撰述《封神演義》之作者為揚州興化人陸西星，亦即明代道教中人所欽服之陸潛虛。愚所用之一部分文字根據為原書中隱藏之若干線索，頗與作者之真名號相關。其後愚獲讀明版舒載陽刊本《封神》，更發現在此現存最早之刻本中，暗藏陸西星之字（長庚）之處較他本猶多二處，益以其他環境方面之證據，而此案遂不可移易。<sup>93</sup>下面愚更有一證，亦使用相同之推究方法以求獲得田、王插增部分《水滸》之撰人者，其關鍵在征田虎部分所描寫之一隱士許貫忠。許當然非羅姓，然貫忠之名則與貫中極近似。雖然羅貫中之本名早見各本《水滸》之題署頁上，且其書及作者之名亦頗見於若干書錄，<sup>94</sup>然吾人今日所知最早之簡本《水滸》須至十六世紀末始付梓，則羅氏生前當亦不易豫知其若干著作將來是否出版，更難料其且不止有一種版本問世，然則在文字中暗嵌描叙作者意境或身世之情節，或亦一種不得已之企圖歟？

<sup>92</sup> 關於毗沙門天王故事，參看《佛道教影響中國小說考》第一卷，頁217—242。

<sup>93</sup> 前引，頁286—289；參閱韋雷先生（Arthur Waley）序文，頁i。

<sup>94</sup> 嚴敦易，前引，頁156—157。

羅氏貫中之名，本出於《儀禮》鄉射之「不貫不釋」，<sup>95</sup>貫字之意義等於中的之「中」（去聲）。然「中」字下加「心」為忠義之忠，「許」字復作動詞，則許貫忠一名之含義則許以貫徹忠義之忱自始至終而已。忠義一詞為《水滸》全書之綱領，若干本子之《水滸》其題名亦稱《忠義水滸傳》，其理由不知是否與羅貫中有關，然其事固可深長思者也。前引王圻《裨史彙編》言羅貫中為「有志圖王者」。就一百十五回本《水滸》而論，作者亦有時頗表同情於犯上作亂之人，如前引第八十五回之元仲良，或89/27b之葛延，及99/5b之丘翔，皆所謂硬漢子也。葛延拒降，云「生作田虎將，死為河北鬼」；元仲良曰：「某雖落草王臣，亦是大丈夫，雖死心不易改」；而於丘翔之死，「插增本」101/26a更有「宋江令人將丘翔解去。丘翔到張招討軍中，夜間以竹物插入喉中而死」之記敘，一百十五回本及《志傳評林》本皆無此數語。以上數節，皆在征田虎、王慶事中，亦云烈矣，而許貫中據書中言亦嘗事田虎，後以田虎不仁，始離去。文云：

宋江等受詔已畢，擇日便行。皇甫端稟曰：「此處有一人姓許，名貫忠，乃河北曲陽人也。幼與小弟在廬江相會，曾言田虎留他畫宮殿，就留部下聽用。後見田虎不仁，逃歸故里，見〔現〕在本鄉教學。曾應武舉，射得好箭。跟過田虎，必知來歷。哥哥着人請來，問他根由，豈不美哉？」宋江聽罷，叫皇甫端迎貫忠。端隨即逕到守義坊，見了許貫忠，各訴前情。皇甫端曰：「目今宋公明哥哥奉天子詔命去征河北田虎，特命小弟敬來相請。」許貫忠曰：「久聞宋公明是個大丈夫，蒙賢弟來召，即當赴命。」同到行營來見宋江。宋江見忠一表非俗，甚喜，教設宴款待。飲酒之間，宋江問曰：「兄弟皇甫端幼與足下相知，深羨公德。聞公會從田虎，必知曲折，望乞指教進攻之策。」貫忠袖裏取出一圖，遞與宋江曰：「將軍行軍，必依此圖。直取城巢，垂〔唾〕手可得。」宋江問曰：「足下此圖從何而得？」貫忠曰：「昔在田虎帳下之時，但是部兵侵佔州郡，帶忠同行。每遇險隘屯兵之所，及經行河路，必畫下一圖，某地可以進兵，某處可以埋伏，並無分毫差錯。將軍到地方不識之處，開圖便知進攻之策。」（一百十五回《水滸》84/12a—13a）

此段故事言許貫忠亦「有志圖王者」。究竟所敘不過空中樓閣，或名字偶合，抑其描繪確包元末明初羣雄崛起義兵活動之一部分真相，實難質言。然有一點愚可確定不疑者，

<sup>95</sup> 《儀禮疏》卷十二，《鄉射禮》，《十三經注疏》第四冊，頁129。

即一百十五回簡本《水滸》實有其較早之根原，或較各繁本系統之《水滸》早出甚多，此則從進行更細膩專心之比勘可以證之。繁本百回本《水滸》現存最早者可能為鄭西諦先生所藏之殘存嘉靖本（五十一至五十五回）。此本鄭先生且信其為武定（侯）郭助刻本，他學者或以為尚難即確定。何心先生曾疑此本「可能是比郭〔助〕本更古的本子」，因據其研究，其中至少有四點與一百十五回本相符合。<sup>96</sup>關於鄭藏嘉靖殘本《水滸》五回之書品，近年印《水滸全傳》51/855有較詳細之紀錄，而同書五十一至五十五回末於他版本校記之後，又分刊嘉靖本校勘記，學者當可據以窺見此本之詳情。下文請更述繁本系統之《水滸》。

### 《水滸傳》之繁本

繁本百回之《水滸》之原型形式，據愚之推測當為書會中人（個人或集體）所撰。書中各處常見「書會」（46/761或《水滸全傳》本46/760），「說話的」（32/523，40/648，49/805或《水滸全傳》本32/507，40/640—641，49/805）及「看官」（5/96，45/741，71/1157……或《水滸全傳》本5/90，45/733，71/1205……等處），蓋其遺痕。愚說更有其他證明者，此繁本中復有不少讚頌，是亦詞話體之遺。第四十八回一處（48/797或《水滸全傳》本48/796），詩讚一詞且見於文字，而偈子一詞亦曾出現（45/745；參看《水滸全傳》本45/731，45/751 細註八十二）。第三十二回（32/507 或《水滸全傳》本32/496）更有模仿《三字經》體之鄙俗韻句。<sup>97</sup>此皆百回繁本在體裁形式方面之特徵也。《隋唐志傳》或《三國》所見史官、宋賢或周靜軒之詩，則此本絕少，僅41/667（《水滸全傳》本41/658）有參寥子一首。假如吾人相信題署為羅貫中撰之各項著作間在文字上俱有其相類似或相互之關係，則此本當非羅貫中之作品。

此繁本百回《水滸》之根原，愚意當為假定在明初已經產生之百回簡本《水滸》，其書今已不存。此假定存在之百回簡本，在語文及體裁方面，不致與現存各簡本之內容相差過大，且皆較繁本為欠口語化，而保存較簡短句法與半似文言之作風。例如巴黎殘存「插增本」101/27a 有句云：「宋江親解其縛，扶起上來，便道：『昆玉肯同扶宋朝？』」二人拜道：『既蒙不殺，願為小卒。』」《水滸志傳評林》卷二十一此處「解」

<sup>96</sup> 何心，前引，頁371—376。

<sup>97</sup> 嚴敦易，前引，頁209—211。

字作「釋」，「扶起上坐」作「扶坐」，「昆玉」下添「二位如」三字，「二人」下添「連忙」二字。一百十五回本此處頗同《評林》本，惟「扶坐」作「賜坐」，「昆玉二位」作「二位昆玉」，「宋朝」作「宋室」，下增「終不失封侯之位」七字，「二人連忙拜道」作「二人再拜曰」（99/7b）。此可說明簡本之文體較早，至於此三本間之勘合比較，則治《水滸》流變之人所當留意之另一問題也。此原始之簡本，是否施耐庵作，愚亦弗能具言。施耐庵通常以為《水滸》繁本之作者。施氏之事迹，今已失考。然高儒《百川書志》（有嘉靖庚子1540自序）著錄《忠義水滸傳》一百卷〔回〕，已稱「錢塘施耐庵的本，羅貫中編次」，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四十一，〈莊嶽委談〉下「今世傳街談巷語」條）又以羅本為施之徒，益以十六世紀以還各種繁本多有題「施耐庵集撰，羅貫中纂修」者，愚頗疑舊本簡本或實題施耐庵撰，而羅貫中氏，其本身固已為一撰寫《三國》、《隋唐》、《殘唐五代》等「志傳」之人，亦嘗潤飾施耐庵《水滸》之舊本，而插增田、王部分，亦其貢獻，且隱己名於小說之中。繁本《水滸》則將簡本更為增潤，在文字、篇幅及情節方面俱視簡本為佳勝。且使《水滸》成為中國十六世紀小說一重要傑作，進而有貢獻於世界文學之林者，此繁本《水滸》也！然而其作者靡詳，第就文字之濃厚口語化與其進步之體裁言之，則與其他可以認為羅貫中之作者大相逕庭。

前文愚所擬之表甲，可以具見一百十五回本《水滸》之語彙、複句及描寫語句固有與繁本《水滸》完全符合者。然從大體上言之，簡本之文字雖粗鄙原始，其抒寫常有於文言句法相通之處，知其古樸，而繁本百回之《水滸》則以談吐生動，描寫刻劃細膩委婉，為其特長。若干年來，學者多傾向於相信繁本《水滸》所使用之語文，為中國南方之一種方言。以往如日本相浦杲、<sup>98</sup>孫子書先生、<sup>99</sup>何心<sup>100</sup>及厄爾文，<sup>101</sup>對此俱有相當

<sup>98</sup> 《水滸傳の言葉》，《東方學》，第五期，1952，頁84。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一日香港《星島日報》《星座》副刊有署名花菴《水滸傳的作者之一羅貫中》一文，曾舉《水滸》魯智深常用之「直娘賊」一語為蘇州方言，並舉明許自昌《水滸傳》第二十一齣《野合》，張三云「我被蘇州人罵着了，說是入娘賊」為證，並可供參考。

<sup>99</sup> 《水滸傳舊本考》，《滄州集》上冊，北京，1965，頁138—139。孫先生此文中並引用魯迅文字。

<sup>100</sup> 前引，頁294—337。

<sup>101</sup> 厄爾文《水滸傳之演變》，頁42。他家亦從語言學觀點討論《水滸》者，尚有高本漢教授（Professor B. Karlgren）《中國文法之新漫步》（“New Excursions in Chinese Grammar”），瑞典《遠東考古學報》（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Stockholm, Bulletin），No. 24, 1952，頁51—80；戴密微教授，前引，“Au Bord de l'eau”，頁261—263。

貢獻。愚以爲繁本《水滸》所使用之語文，並非純爲南方方言，而爲南北書會中人所用之一種流行語，其中南腔北調，所在皆是，不僅有江、浙方言，且亦有北方，至少長江及淮河以北區域之語言，其方言又極近北方口語者也。下列丙表及丁表旨在說明此一點，其取樣根據爲一百二十回本《水滸》之第一至第九十回，而《水滸全傳》本之章回次第實與之全同：

## 丙 表

## 繁本《水滸傳》中之北方方言

干隔滂漢子	kø ka <sup>?</sup> lo hø <sup>?</sup> ts'ɿ <sup>?</sup> 2/15
物事	mɔ ʒɿ <sup>?</sup> 2/38, 10/155, 44/730, 45/740
四圍竹	fa ləŋ tɕu 4/77
胡梯	v <sup>u</sup> t'i <sup>?</sup> 7/115, 7/119
蕪生人	ma sã <sup>0</sup> iŋ 20/307
過房	ku vɔ <sup>0</sup> 20/310
大辣酥	ta la su 24/385
馬泊六	mo p'a <sup>?</sup> lo <sup>?</sup> 24/386, 24/402, 25/406
好生活	ho sa <sup>0</sup> uo <sup>?</sup> 24/394
獼猴	uo sɛŋ 24/401-2
鴨	a <sup>?</sup> 25/403
做羹飯	tsu ka <sup>0</sup> fe 25/413
曉溪	tɕ'ɔ tɕ'i <sup>?</sup> 25/415, 28/455-6, 45/753, 46/766
尷尬	ke ka <sup>?</sup> 26/429 (cf. 10/155-6, 16/235)
薰魚	ɕian ŋ 28/451
藁薦	ko tɕi 28/451
圖書	t'u sɿ 39/637, 39/643, 39/646, 40/648.....
促掐的事	ts'u k'a di ʒɿ 41/665
教化頭	tɕ'ɔ ho tɔ <sup>u</sup> 49/808
面湯	mi t'iãŋ 56/919
相幫	ɕiãŋ pɔ <sup>0</sup> 62/1024, 80/1279
短命見識	tɕ' mɿŋ tɕi sɔ <sup>?</sup> 65/1069
賊骨頭	sɛ kuɔ <sup>?</sup> tɕ' u 69/1121

## 繁本《水滸傳》中之北方方言

- chüeh* 搥 4/79, *chüeh-ts'ung-pan* 搥葱般 4/77, 74/1199  
*ko-chih ko-ch'a-tê* 肱肢肱察的 6/104, *ko-ch'a-tê*, 10/162  
*ko-ch'a-tê* 肱察地 19/297, *ko-ch'a-tzü-a* 肱查子 26/341  
*ko-ch'a* 肱查 26/432  
*Shantung ta-lei* 山東大搗 9/145  
*ko-ta* 肱踏 12/182, 25/404, *ko-ta-ta* 肱踏踏 26/431, *ko-ta-tê* 肱踏地 65/1070, 67/1092  
*p'i-t'ou p'i-lien* 劈頭劈臉 14/205  
*pieh-niu* 驚拘 16/233, 16/235  
*ts'uan-to* 攪掇 20/310, 32/513, 41/678  
*t'ang* 搪 21/323, 22/335  
*pieh-p'o* ... 廠破 28/456  
*ai-ts'o* 矮婁 33/528  
*shuo-k'ai-lê* 說開了 33/536  
*fu-shui* 汶水 38/620  
*t'i-chi* 梯己 42/694, 62/1014, *t'i-chi jên* 梯己人 28/455, 30/473, 33/526-8, 33/530  
*po-hsiang* 顛項 45/757  
*tzü-ya lu-tsui* 咨牙露嘴 47/779  
*shao-tai* 捎帶 49/820  
*hsiao-t'ing* 消停 50/834, 80/1283  
*ta-chin* 大盡 69/1123  
*ku-yen* 鶻眼 69/1123  
*ch'ou* 瞋 73/1183  
*shan-cho pang-tzü-a* 搗着膀子 74/1194  
*chan-pu* 展布 75/1209  
*yang-ko* 央及 75/1211  
*k'o* 克 (= *ch'ü* 去) 78/1256

讀者從上列丙、丁兩表當可同意繁本《水滸》所用之語言，實甚混雜。至其能代表強烈之語言色彩，非古樸簡質之簡本所有，此又自明之事，無待煩言者矣。

中國過去豈有一個語言區域，其方言爲如此龐雜不純者耶？無有也。書會之人，操口業而謀生計，都鄙廣濶、闖閩駢雜之地而說書之事盛焉。說話人爲討好其聽衆，吸收各地有用之方言以爲其宣講之資，最初或僅口耳相傳。其後逐漸寫定，則已增繁添潤，亦不知經過幾許妙手。如相傳之郭助武定本《水滸》刻於其死前（郭死於嘉靖二十八年1549，前文已及之）不久，則謂其本之寫定可能約在嘉靖十八年左右，或尚不失爲合理之推測。

繁本《水滸》之根據可能尚有不少日常應用之書會本子，其中有極豐富之口語聲吻，并多繁複變化之情節者，今已不傳。如百回本《水滸》第四十六回：「蕪州城裏有些好事的子弟，做成一個調兒，……後來書會們備知了這件事，拿起筆來，又做了這隻《臨江仙》詞」（46/761，《水滸全傳》本46/760），可見其鱗爪。如讀清初貫華堂本，此處作「後頭巷裏，也有幾個好事的子弟，聽得前頭巷裏唱着，却不伏氣，便也做隻《臨江仙》，唱出來賽他」，其事雖趣，但刪去書會之關係，治小說史者益不易窺其演變之迹。前文愚已言高儒記《忠義水滸傳》爲施著羅編，<sup>102</sup>然此當指《水滸》之原型簡本。及其增大，書錄家之記載或版本上之題署，仍沿其舊，則以明代作小說者雖無儒丐之誚，亦或不齒於士流。《金瓶梅詞話》之作者吾人迄今不知，《西遊》、《封神》之作者俱費近人多年之考證，惟羅貫中《三國》得託於「平陽陳壽史傳」以傳耳。施、羅之時代既俱先於繁本《水滸》成書之時代，既有簡本之主名，則繁本之題署或亦不假外求。且編纂繁本者於廣事搜求書會佳本之餘，又必仍託施、羅以自重，以己本爲新訪之足本，復可稗販取悅於公卿豪貴之間，計亦良得。今鄭西諦先生舊藏嘉靖本五回，亦題「施耐庵集撰，羅貫中纂修」，此或爲《水滸》簡本成立之實情，而胡麟應所言施、羅之間之關係，或亦可能不誣，惟若逕謂此所指者於繁本亦爲正確，則知當時士林已鮮有人深究其書演變之歷史，後賢更以不完全之記錄爲依據，既歆於各種繁本之爭妍鬥勝，蔚爲大國，更指閩本爲刪落、爲俗鄙。讀小說鮮有視之如正經正史而遍覓佳編細作校讎以求證於一二端者，有之，則二十年前（1954）刊行之《水滸全傳》爲其嚆矢。然則，繁本系統之成書與作者之問題，今日之研究猶其初步耳。四十年前長洲吳瞿安先生（梅）嘗云施耐庵即作《幽閨記》之施惠，字君美，杭州人，其時代亦在元末明初。<sup>103</sup>

<sup>102</sup>《百川書志》，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6/82。

<sup>103</sup>吳梅《顧曲塵談》，約一九三〇頃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手邊適無其書，引見嚴敦易，前引，頁221—222。

孫子書先生更引傳鈔本《寶敦樓傳奇彙考目》云惠字耐庵。<sup>104</sup>然其事之考證稀渺。至於歆言得明人所撰《施耐庵墓誌》者，傳說雖聳人聽聞，學者已知其捕風捉影，<sup>105</sup>可以棄捐弗道。目前差可信賴者，惟明人所言施、羅二人間之關係，是則或非偶然者耳。<sup>106</sup>

繁本之一百二十回楊定見本之編纂情形，學者多已知之言之，今不多贅。<sup>107</sup>一百二十回本既參考閩本簡本之征田、王故事而擴大之，實幾於全部改寫，尤其關於山西地理環境之背景，其改動最為顯著。此在吾人所已知之外證而外，即書中內證，亦有可得而觀者。如本書 91/1439「三日昭德，即今時潞安」，案潞安於嘉靖八年（1529）始置州。<sup>108</sup>109/1650有讚頌語句云「筩破牌，牌或滾身以進……」等十餘語，筩即狼筩，<sup>109</sup>此武器大約在嘉靖庚申（1560）左右禦倭時為戚繼光所創。<sup>110</sup>一九五七年王利器先生（亦即《水滸全傳》之主要校勘人）更有新發現兩點。其一，此袁無涯、楊定見本刊於萬曆甲寅（1614），其書在地理方面頗嘗參用《方輿勝畧》，《方輿勝畧》之成書僅早於袁、楊之一百二十回本《水滸》約四年。<sup>111</sup>其次，王先生更引許自昌《柗齋漫錄》卷六之言，謂著名之《三言》編纂者馮夢龍亦嘗參加百二十回本《水滸》之編定工作。此

<sup>104</sup>《通俗》，頁181。

<sup>105</sup>嚴敦易，前引，頁224；參看何心，前引，頁27—31。又參閱厄爾文《水滸傳之演變》，前引，頁59—60；戴密微，前引，頁247—248。

<sup>106</sup>據愚推測，在繁本百回本《水滸》出現以前，中國北方可能有百回（？）簡本之《水滸》行世。及繁本盛行，在北方及華中一帶可能簡本勢力退落，其後僅存南方閩省所刻諸本矣。小說及通俗文學流變史中固不乏其例：明泰昌、天啓間（1620—1627）馮夢龍所編之《三言》，固一時風行者，然自抱甕老人選《三言》及《初刻》、《二刻拍案驚奇》四十篇刊為《今古奇觀》之後，三百年來《奇觀》盛行，《三言》竟鮮人道及，如非鹽谷溫氏之重行發現，其書亦幾不為讀者所知矣。雖然，清代廣東刻俗書尚有《半日閩王傳》之屬，文字幾全同《喻世明言》之《閻陰司司馬貌斷獄》，然此非在《三言》重被發現之後，仍無以明其重要也。參閱拙著《倫敦》，前引，頁122—126。又如廣東刻本木魚書，十餘年前香港街頭攤上尚有極廉本、木版而報紙印刷者，有一種題為《羅卜救母》，乃衍目連救母事俗文。目連名羅卜，敦煌變文中固有之。惟若變文始終未發現，則此木魚書之民間證據，幾何不為學者所棄也。福建刻本《水滸》之事，或亦類是？

<sup>107</sup>嚴敦易，前引，頁161—176；195—197；參閱厄爾文《水滸傳新探》，前引，頁401。

<sup>108</sup>《明史》，《二十五史》本，41/90。

<sup>109</sup>一種似戟之武器，有長竹柄，可持以刺入籐牌；筩主攻，牌主守禦。

<sup>110</sup>狼筩之詳解，可參閱戚繼光《武藝編》。

<sup>111</sup>《水滸全傳田王二傳是誰所加》，《文學遺產增刊》第三冊，北京，一九五七，頁381—393。《方輿勝畧》有萬曆三十八年（1610）朱謀埠序，及上一年焦竑撰跋。



第二點對於吾人正在討論之羅貫中著述真相之問題尤有關係，蓋馮夢龍亦為《平妖傳》之補訂人，而《平妖傳》，固亦題「東原羅貫中編次」者也。

### 《三遂平妖傳》

《三遂平妖傳》為長篇小說，初僅二十回，描叙北宋仁宗慶曆七年（1047）貝州王則為時僅六十六日之變亂，約在萬曆二十餘年間梓行，題羅貫中之名為編次。<sup>112</sup>此二十回本，印頗精緻，昔年馬隅卿先生曾藏一部，因戲稱平妖堂主人。近年已有顯微書影可讀。<sup>113</sup>愚所獲讀之顯微書影，係一九七三年友人李田意教授寄贈，亦二十卷本，原書藏日本天理圖書館，其版式內容應不異北京所藏馬先生舊藏本。然愚在一九六八年頃嘗撰他稿亦論羅貫中著作者，承安德烈·烈偉教授（Professeur André Lévy）厚愛，譯成法文，近已刊出。<sup>114</sup>原文撰於多年前，當時愚尚未獲見《平妖傳》二十回本或書影，未能細覈《平妖傳》與羅貫中其他著述之關係，茲編更補充之，以供研究貫中事迹與作品者之參考。<sup>115</sup>

萬曆之末至泰昌間（1620）馮夢龍據二十回本加以擴充，遂為《新平妖傳》四十回，明泰昌元年刊本現存，題「宋東原羅貫中編，明隴西張無咎校」。其後崇禎間刻本，則羅名氏外，署「明東吳龍子猶補」；龍子猶人知為馮夢龍筆名，不具論。鄭西諦先生於一九三五年以前曾親睹馬隅卿藏本，曾於所作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第二冊<sup>116</sup>稍作記錄。願以當年閱讀容未細查，其所記二十回本與馮夢龍補本之對照，稍欠正確。茲據天理圖書館藏二十回本書影共坊刻四十回本相核對，修正之如次：

<sup>112</sup>近年 Georgij Jakovlevič Smolin 先生撰《王則領導彌勒教社團之叛變》（“La révolte de la société de Mi-lê-chiao conduite par Wang Tsé (1047-1048)”）收《宋史研究》（*Études Song in memoriam Étienne Balazs, Ser. I, 2*），Mouton, 1971，頁143—170，或可參考。

<sup>113</sup>參看《通俗》，頁163；鄭振鐸《中國文學史》第二冊，頁724。

<sup>114</sup>“Sur l’authenticité des romans historiques de Lo Guanzhongs”，收入 *Mélanges de Sinologie offerts à P. Demiéville, Vol. II, Paris, 1975*，頁231—296。

<sup>115</sup>日文譯本《平妖傳》，東京，1967，頁405—409 太田辰夫先生所撰之《解說》，二十回本亦用天理圖書館藏本，可供學者比較。

<sup>116</sup>參閱註一一三，鄭振鐸，前引，頁919。

1—15 (係馮夢龍增補，爲其本人之創作)	—
16	1
17 (馮氏所插增)	—
18	2
19	2
20	3
21	3—4
22	4—5
23	5
24	5—6
25 (若干部分文字與二十回本相同)	6—7
26 (第二十六至三十回，幾與二十回本第八至十二回全同。)	8
27	9
28	10
29	11
30	12
31 (亦有若干部分文字同於舊本，惟王則出世部分相異。)	13
32	14
33	15
34 (以下兩回情節相當部分頗有異同，尤以舊本第十六回爲甚。)	16
35	17
36 (情節相當部分頗有異同，尤以舊本第十八回爲甚。)	17—18
37	18
38	18—19
39	19
40	19—20

上表之考查自然亦無法包羅各細節，然大體可供讀者作初步探究時之指南。因即使單舉二十回本舊本而論，孫子書先生《中國通俗小說書目》稱之爲「明錢塘王慎修精刊

本」者，<sup>117</sup> 刻鏤亦頗淵雅；然如以爲即羅氏之舊，僅從其行文用詞各節論之，愚仍不免有所保留。且王慎修亦爲「校梓」此書之人，其人之作用吾人亦不應完全蔑視也。

吾人初讀此書之新舊兩種本子，有二事大約可以證實：

其一爲馮夢龍所增補之四十回本，有大量語彙實與繁本系統之《水滸》所有者相同，然亦不甚異於二十回舊本之語彙。（愚之所謂繁本，實兼指百回本及楊定見一百二十回本而言。下列之統計雖用一百二十回本《水滸》之頁碼，其回目亦悉同於百回本。）

其二則馮氏增補本頗有同於題署爲羅貫中編次之若干其他著作者，爲其常模擬《三國》及《水滸》兩書之文字或情節。此模擬之部分，在二十回舊本中，時或與之不同。<sup>118</sup>

在愚對上述現象試作解釋之前，讀者可先參閱下面之語彙統計：

### (甲) 語彙

二十回舊本	馮夢龍增補本	《水滸》繁本 (頁碼用一百二十回楊定見本)
鼈殼扇 1/3a	16/106	42/694
縮着 5/55b	24/156	32/515；縮 15/226，40/654
意故 6/5b	24/158	29/462
了得的 6/10b—11a	25/161	了得 47/777；了得事的 19/281
出豁 7/12b	25/162	22/345，30/480，38/611
點茶 7/16a，11/4b	24/156，29/183	45/739，45/744
叵耐 7/16b，9/42a， 12/26a，31b； 13/47a； 可耐9/37b	叵耐 25/163，27/173， 175；29/182，30/192， 194；31/201	叵耐 1/7，2/26
青衣女童 7/16b，18a—b	25/163—4	42/685，689
上下 8/23a，24a； 12/18b	26/166—7，30/189	8/132，134—5；21/334，22/336
炊餅 9/35b	27/172	24/366，53/869，56/919

<sup>117</sup>魯迅，前引，1953版，頁141。孫子書先生以爲二十回「爲羅貫中原本，張無咎序《新平妖傳》所謂武林舊刻止二十回者也」，見《通俗》，頁163。無咎爲張譽之字。

<sup>118</sup>頁碼用香港百新書店1957年排印本，此本基本上係根據清道光十年（1830）刻本，但其出版說明云曾參考嘉慶壬申（1812）講德齋刻本。

餽蝕兒 9/35b	餽蝕 27/172	餽蝕 1/7, 餽蝕兒 26/429
解厭法師 9/36a	27/173	47/790, 解厭的法師 47/787 (《水滸傳》「厭」作「覓」)
厭師 9/36a	27/175	
蹺蹊作怪 9/41b, 13/44a—b	27/195, 31/200	24/386
匹角兒 10/42b, 45a	劈角兒 28/176—7	劈頭巾, 帶角兒 5/88
運智 10/44b	28/176	設智 31/493
渾家 12/17a—18a, 13/47a	30/188—9, 31/201	7/121, 17/250
非細的 12/27a	30/192	非細 6/98
燎漿泡 12/29a—b	30/193	8/133, 62/1025
路歧 13/39a	31/197	24/389, 395
奢遮 14/50a	32/202	15/224, 17/262, 22/346—7, 35/563, 59/973

如上表所示，二十回舊本之《平妖傳》，從語言學研究方面言之，實與繁本系統之《水滸》相接近，而其文字風格之流利明暢亦如之。

## (乙) 敘述與描寫

前文已言二十回舊本《平妖傳》與馮夢龍增補本有一顯著之異點，即馮本模擬《三國》、《水滸》情節之處頗多，而舊本多無之。此在《三國》故事部分，尤易比較。

增補本 36/228 劉彥威向文招討(彥博)陳軍情，云「小將又吩咐軍中將布畫成獅形，覆於馬背。此孔明破南蠻之計。」其事又見 34/217；然此一計畫並未收得預期之結果，對方張鸞使用法術「陰風冰雹，人馬一半凍死。」舊本之相應部分 17/15b—16a 及 16/8a—9b 則無此段情節。增補本之所謂孔明破南蠻之計，見《三國》90/1147。

增補本 39/244 叙馬遂與王則少年同鄉，馬來貝州相投，飲酒盡醉。王則帶醉寫出一詩。其後馬遂遂留王則府中，某夜遂共張琪同飲，共談胸臆，即詐醉與張琪同宿，俟張熟睡，竊用穢血蒜汁破張琪葫蘆法物。此段情節實以《三國》小說蔣幹渡江訪周瑜，飲酒半酣，周瑜起舞劍作歌，及瑜攜蔣幹入帳共寢，蔣幹盜去書信為藍本(《三國》45/570—580；《三國志傳》8/15b—17b；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9/81a—b)，雖文辭並不相同，且王則與張琪事分為兩段，周瑜則為一人；蔣幹盜書係中周瑜之計，馬遂本欲除王則，其破張琪法物，尚非最後目的。然舊本《平妖傳》19/35a 亦無此節。

《平妖傳》新舊二本與《水滸》文字比較，其相應之處較多，亦較繁。姑舉下列六點作一扼要之說明：

《平妖傳》	《水滸》
	(頁碼用一百二十回楊定見本)
(1) 刺配卜吉(四十回本 26/166—7; 二十回本8/22a—24b); 防送公人之名董超、薛霸(四十回本26/166; 二十回本8/22a); 野豬林張鸞救卜吉(四十回本26/167; 二十回本8/24b—25a)。	刺配林冲(8/127, 134—5); 參看62/1023—6 刺配盧俊義。
(2) 二十回本第二十回最後一段有說話人口吻一讚，共九十字，描寫王則在法場情形(20/46b)。四十回本馮夢龍稍加改削，並增十四字(40/254)。	《水滸》40/654及62/1031 俱可發現相同字句，後者相同處尤多。此讚可說明《平妖傳》倚賴《水滸》之情形。
(3) 詠開封府包待制一讚(四十回本29/184, 二十回本11/6b 文字全同)。	13/199正文叙鄆城縣知縣時文彬; 27/436一讚描寫東平府尹陳文昭。
(4) 描寫宋仁宗早朝一讚(二十回本17/11b 共八十字，四十回本35/225僅改易數字)。	《水滸傳》1/1(《水滸全傳》1/1—2) 嘉祐三年三月三日仁宗受朝賀一讚幾乎全同。
(5) 描寫聖姑姑之洞府一讚(四十回本25/162—3, 二十回本7/13b—14a; 參看四十回本28/181及二十回本10/55b 亦有少數相類字句)。	《水滸》88/1408 叙述散文中夾雜數句相同。
(6) 描寫聖姑面貌一讚(二十回本7/15b 共五十六字，四十回本25/163僅一字不同)。	《水滸》53/874描寫公孫勝老母文字極相似。

以上所舉《水滸》方面之例，如見於一百二十回本《水滸》內插增之征田虎、王慶文字(第九十一至一百十回)者愚俱避免引用，蓋吾人既已知馮夢龍曾參與袁無涯、楊定見等增編此一部分《水滸傳》文字之事，即或兩書用詞偶有相同，文筆接近，亦不足異也。<sup>119</sup>

從新舊兩本《平妖傳》所用語彙短語有不少地方同於繁本百回《水滸傳》一點觀之，

<sup>119</sup>例如，馮夢龍增補本13/90, 28/180有金剛禪邪法，此詞亦見於一百二十回本《水滸》97/1509征田虎部分。

吾人可信羅貫中之《平妖傳》舊本必曾經人修潤增飾，在其潤色之過程中，又曾用繁本《水滸傳》為參考，其事或仍在馮夢龍增補、或王慎修校梓之前；蓋即就二十回本觀之，不惟其刻印精細，其文字亦流暢自然，大段敘述多完整無疵，神采實接近百回本《水滸》，亦與後來馮夢龍所增補部分相埒，與《三國志傳》、簡本《水滸》文字之簡樸質拙截然不同也。泊垂克·漢南教授(Professor Patrick Hanan)曾在其所著《〈平妖傳〉之構成》(“The Composition of the *P'ing-yao chuan*”)言及里甲制度始於洪武十四年(1381)，此或者證明《平妖傳》之撰寫最早不能在該一年之前，因《平妖傳》舊本 6/9a 及 12/31a 俱有「里甲」。<sup>120</sup> 然從《平妖傳》舊本文字觀之，其撰寫之真正時間可能頗遲，或在繁本百回《水滸》完成十年之後。至於四十回本《新平妖傳》，特別是馮夢龍自己創作或經馮氏竄改之部分，亦頗見繁本《水滸》習用之語彙、句法，則或者不難解釋。馮氏所創作之部分不惟其情節必需與原著相銜接，其風格筆調亦須出入原著得其神似，然後始能獲得讀者之稱賞。馮氏嘗助袁無涯、楊定見等增益繁本百回本《水滸》，加入田、王部分，其心理中必早存羅貫中為繼施耐庵而纂修繁本《水滸》百回之人，而以此繁本《水滸》為施、羅文字之精髓。是以前續作《平妖傳》，為求其文字逼肖前人，除《平妖傳》舊本外，必更取繁本《水滸》模效其文章與語法，庶幾有虎賁中郎之似。至其結果，則羅氏之《平妖傳》經前人修飾後至此又一再潤改，其真面目幾不可睹，此則或非馮氏諸人所逆料者矣。雖然，吾人第從二十回本《平妖傳》研之，羅貫中著作常互相取材以為穿插點綴之特點似仍部分存在，是則二十回本《平妖傳》於其原始本子之規模輪廓，或尚能有若干程度之保存。惜乎其無更早之舊本如《三國志傳》、《水滸志傳評林》或一百十五回本《水滸》一類之簡本《平妖傳》存在，俾學者得以窺其演變之迹而發其覆耳。

## 結 論

總合上文論題署為羅貫中編次，編輯，或纂修之各種著作，吾人可得對羅貫中主要作品之看法如下：

(1) 真實之羅貫中，為元末明初雜劇及通俗小說之撰述人。雜劇之外，羅曾編次《三國志傳》；現存《大唐秦王詞話》之一部分；簡本《水滸》之征田虎、王慶部分。

<sup>120</sup> 漢南，前引，*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31, 1971, 頁201—219。此文頁206引《續文獻通考》卷十三。

(2) 《隋唐兩朝志傳》及《殘唐五代演義傳》亦可能為其著作，然現存本已經他人竄改。

(3) 然以百回本為代表之繁本系統《水滸》，及坊刻本《平妖傳》之大部分，似皆不能認為羅氏之作品。

假如上面所提出之結論為非是，則議者必以下面之見解更為真確，即：

羅貫中必嘗撰繁本百回《水滸》及《平妖傳》之大部分（除去馮夢龍之貢獻）；現存明刻本《隋唐兩朝志傳》及《殘唐五代史演義傳》俱他人所託名；《殘唐五代傳》及一百十五回本及他簡本《水滸》田、王部分皆見之汪太史不過巧合，而《殘唐五代》與《水滸》簡本皆保存若干鄙倍古舊之故事亦不過出偶然；一百十五回本田、王部分所創造之人物許貫忠更不代表任何特殊意義，其如此推測以為此人物之塑造或與該部分文字之撰人背景有關係者亦不過贅說。不惟此也，就此觀點更可發展為其他推論，則《三國志傳》文字之粗樸雖與《隋唐志傳》尚有可通之處，其猥鄙決非繁本百回《水滸》或坊刻本《平妖傳》之倫，當不能更視為羅氏之作，而一百十五回本及其他任何簡本《水滸》，亦皆不過從繁本百回《水滸》之任何一個版本中割裂成書。

雖然，吾人如接受上述反駁之論，則必仍有數疑點不能釋然於懷者，為：

(1) 在簡本系統之《水滸》中，例如一百十五回本《水滸》，尚有若干詩詞及若干旁支發展之情節皆為繁本系統《水滸》所不載者。此種詩詞或故事，雖蕪陋乏味，然不能認為係從刪削他本而來。

(2) 一百十五回本《水滸》之文字實甚古舊，其他簡本之文體及用詞亦有同樣情形。此種本子並不能代表生動活潑之語言，在文筆及風格上與從書會說話人記錄而來，富於語言色彩之繁本百回《水滸》有甚大之出入。

(3) 征田虎、王慶部分之故事，繁本百回本《水滸》所無。如簡本果係自繁本出，必須繁本中先有一田、王部分之藍本，然後簡本始得而刪削成書。今實無其事，而包括田、王故事之繁本一百二十回本《水滸》於萬曆甲寅（1614）始全書完成者，實反自簡本取資；是亦簡本先於繁本之一成例。《水滸志傳評林》、《插增本忠義水滸傳》等書之刊刻時代固遲於繁本《水滸》之早期刊本，然此種簡本之祖本或原型實可能又早於繁本遠甚。

(4) 一百十五回本所收之粗俗但極舊之故事，例如李逵至鬥雞村情節，蓋淵源於元曲。然繁本《水滸》中實無之。

(5) 更有最後一點，《三國志傳》之文體與風格，實在基本上與繁本百回《水滸》

或坊刻本《平妖傳》相異者。今《三國志傳》題「東原羅貫中編次」，雜劇《宋太祖龍虎風雲會》係羅貫中所撰。繁本《水滸》等書之文字與此「取樣」如此相違，主張繁本《水滸》為羅作者在語言、文體與風格方面如何自圓其說？

過去六十年若干學者之見解於此諸點誠有無能為役之處，是以愚寧立此新說，以就正於通人，其或有一愚之得，亦不過於前人之斷簡叢編中求其真相，一宅而寓於不得已爾已。

一九七六年元月二日，識於坎培拉。

〔附記一〕撰此文竟，忽思文中引明本《三國志傳》中，云魏方之將龐德有伍伯為其部將，此因原書有「德手〔首〕將伍伯與關平戰到三十餘合」（13/6a）及「龐德與董衡、董超、成何、伍伯左右軍百餘人立于堤畔」（13/7b）之文也。然伍伯亦可能為通名，非專名。《後漢書》一〇八《宦者傳》云曹節「弟破石為越騎校尉，越騎營五百妻有美色，破石從求之，五百不敢違」；卷一一〇（下）《文苑·禰衡傳》言黃祖在蒙衝船上大會賓客，衡言不遜順，「祖大怒，令五百將出」，注云「五百猶今之問事也」。然則此伍伯龐德之副官耳。《志傳》有此雅稱，似非讀《通俗演義》者所料。陳後山云「近世無高學，舉俗愛許渾。」惟愚不能治乙部之學而愛丁卯，其利息似亦甚微薄耳。

〔附記二〕拙文論《大唐秦王詞話》部分，曾指出今本《詞話》可能有刪節，舉23/66a之讚語為例。友人夏志清教授自紐約賜函開示，謂愚所舉之讚語「八句詩單贊敬德，一篇詞獨表唐王」云云，實係此書本身之通例，或未足為一篇詞被刪削之確證。志清教授舉第十四回開端有「吟八句漢世詩，說一回與唐傳」，第二十七回有「歌兩首邊塞詩，說一回與唐傳」，第十回有「且停警世語，再表串珠詞」之言，以為「說話人唱一兩首詩詞後，再製短聯，首句指詩詞內容，次句引聽眾入《詞話》正文，當無疑問」。其說甚新，殊可供讀者參考，錄此並誌謝忱。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 On the Authenticity of Lo Kuan-chung's Historical Romances

(A Summary)

LIU TS'UN-YAN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This is a revised and also enlarged Chinese version of Professor Liu's earlier monograph on the life and works of Lo Kuan-chung 羅貫中 which appeared in the second volume of the *Mélanges de Sinologie offerts à Monsieur Paul Demiéville* (Paris, 1974). The author has also utilized new materials, in particular, the only extant copy of the *Ch'a-tseung* version of the *Shui-hu chuan* 新刊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慶忠義水滸全傳 preserved in the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and the 20-chapter version of the *San-Sui p'ing-yao chuan* 三遂平妖傳, a microfilm copy of which taken from the original Ming edition of the novel had been presented to him by Professor Tien-yi Li 李田意教授, of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Lo Kuan-chung has been recognized as a great author of Chinese popular novels and *tsa-chü* 雜劇 (variety plays) since the early years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Contemporary scholars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generally attribute to him the following seven works: (1) The *tsa-chü* "Sung T'ai-tsu lung-hu fêng-yün-hui" 宋太祖龍虎風雲會 [The Wind-Cloud Meeting of the Dragon and the Tigers]; (2) A part of the existing version of the *Ta-T'ang Ch'in-wang tz'ü-hua* 大唐秦王詞話 [The *Tz'ü-hua* of Prince Ch'in, the Founder of the T'ang Dynasty]; (3) *San-kuo chih yen-yi* 三國志演義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4) *Sui-T'ang liang-ch'ao chih-chuan* 隋唐兩朝志傳 [The Romance of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5) *Ts'an-T'ang Wu-tai-shih yen-yi-chuan* 殘唐五代史演義傳 [The Romance of the Five Dynasties]; (6) A part of the *Shui-hu chuan* [The Water Margin]; and (7) The "old version" of the *San-Sui p'ing-yao chuan* [The Sorcerer's Revolt and Its Suppression by the Three Suis].

As a result of his research based on a detailed and meticulous textual comparison, Professor Liu has come to the inevitable conclusion which may be summed up in the following three points:

(1) The real Lo Kuan-chung, known as an author of popular fiction and a playwright, was the compiler of the *San-kuo chih-chuan* 三國志傳 from which the later editions of the *San-kuo chih yen-yi* were derived, of some parts of the *Ta-T'ang Ch'in-wang tz'ü-hua*, of the T'ien-Wang 田虎王慶 section of the simpler version 簡本 of the *Shui-hu*, and of the *tsa-chü Lung-hu feng-yün-hui*.

(2) He might have also compiled the *Ts'an-T'ang Wu-tai-shih yen-yi-chuan* and the Sui-T'ang romance.

(3) But the more sophisticated version of the *Shui-hu* in the 100-chapter editions 百回繁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本水滸 and the popular edition of the *P'ing-yao chuan* in 40 chapters should not be attributed to him.

Professor Liu's deductions have been based on the following reasons:

(1) In the simpler version of the *Shui-hu*, as represented by the 115-chapter edition of the work, there are many verses as well as digressive developments of the various stories not found in the elaborated version. They may be crude, they may even be vulgar, but they can hardly be interpreted as being an abridgement of another work.

(2) The 115-chapter edition is quite antiquated in style. It does not represent any discernable stage of a colloquial style of a living language. In this respect it differs substantially from the sophisticated version of the *Shui-hu* which preserves much of the lively and exuberant oration of a story-teller's daily work.

(3) The T'ien-Wang section is not found in the 100-chapter editions of the sophisticated version. In order to include it in the "abridged" editions, it would have been necessary to have someone create the story first,—for the abridgement, if there ever was any, could not possibly have been made from the 120-chapter edition of 1614. This point has so far been difficult to establish.

(4) Some of the unpolished tales found in the 115-chapter editions, such as the story of the Cock-fighting Village, have actually a very early origin which can be traced back to Yüan times. But they are not included in the supposedly earlier editions of the sophisticated version.

(5) And what is most important, the style of writing in the *San-kuo chih-chuan* is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from both the popular version of the *San-Sui p'ing-yao chuan* and the sophisticated version of the *Shui-hu*.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it will, therefore, be more reasonable, the author thinks, to accept his suggestions in this matter than to acquiesce in a traditional point of view as held by most of his predecessors in the past sixty years.

